

虹之尾

傑·克倫·倫敦等著
許天虹等譯



十日談社

十日談叢集選輯

虹之尾

傑克·倫敦等著
壽天虹等譯

十日談社

1945

目次

凱絲達	德國	凱賽林作	施蟄存譯	(一)
虹之尾	美國	傑克·倫敦作	許天虹譯	(二五)
平常的故事	愛沙尼亞	約翰·李扶作	孫用譯	(四五)
配拍息湖	愛沙尼亞	約翰·李扶作	孫用譯	(四八)
一個受騙的女孩	烏克蘭	巧萊穆希那作	汝龍譯	(五二)
聖尼古拉被捕了	烏克蘭	巧萊穆希那作	汝龍譯	(五六)
頑童	捷克	O·提爾作	方聞譯	(六三)
黃昏	波蘭	什朗斯基作	方聞譯	(七〇)
後記				(七七)

凱絲達

德國·C·E·凱賽林

戀愛像光一樣的平常。

——雪萊

雪已經開始溶化一點了。在通到教堂去的路上的十一月的雪是非常淨潔的。車載了的攝車頭簾和跳躍個不停。四個女人，都是新兵的妻子，坐在那攝車裏——瑪梨、卡蒂、伊爾茜和凱絲達，那個住草屋的安利思底女兒。她們都是剛從教堂裏結了婚出來。明天，她們的丈夫就得離開了她們而入營去了。她們都把挺大的藍色頭巾裹覆着她們的新娘花冠而坐在那攝車裏——每逢那攝車顛簸一次，四個藍顏色圓錐體同時都顛動一次。趕車的是路朋·傑士。他已經喝得很醉，非常發奮地鞭策着那些毛茸茸的小馬。四位新郎也跟着在她們後面，二人

一車，他們也都已喝醉了，用宏大而粗澀的聲音唱着歌。那些女人呢？緘默而耐性地，在她們那藍色的頭巾底下，靜靜地顫動着。凱絲達是最年輕的一個。她的渾圓的玫瑰紅的臉，渾圓的亮晶晶的眼睛，和渾圓的鼻子，使她顯得好像還是中間小孩呢。她那張被手掩住了的，有兩個下垂的嘴角的嘴巴，確是典形的立陶宛農家婦女嬌羞的嘴巴。她茫然地凝視着那籠罩了吠地的灰色的濃霧，那些杜松樹叢和鸚鵡在這灰色的背景裏顯得非常怪異地黑，而那些枯禿的赤楊樹彷彿祇是這一汗涔地裏的幾處斑點而已。這整幅沒有色彩的圖畫在凱絲達眼前徐徐地遊移過——好像她在清明節打鞦韆的時候一樣。

他們在路上達到酒店就停一下，於是凱絲達的丈夫，那高個子湯麥，就蹣跚地走到新娘們坐的搖車旁邊。「凍僵了嗎，小女人，噫？」於是他掏出了酒瓶子。凱絲達哆嗦了一下，她那凍僵了的嘴唇，木強地微笑了一下，便接過來喝了。白蘭地酒能使你溫暖和舒服，此外，牠還能使你停止思想，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整個濃霧的世界在凱絲達眼前顯得愈來愈朦朧了，甚至那傑士的寬闊的背影也好像愈來愈離開得遠了。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一天裏的一切印象却像一羣逼真的夢似地又回復到她眼前來，同樣的那些夢境，一遍又一遍地顯現着，好像你在虛登遊藝場裏看那些坐在圓轉臺上的人一樣。結婚！結婚！在早晨，她穿上那件白蘆紗的新娘襯衣，她覺得這件衣裳是細緻而冷得使從頭到腳打了一個寒顫；那個壓到她額上的花冠又硬得使她覺得很痛。現在她額上一定已印下一條紅痕了。於是又想起了那教堂，冷漠而莊嚴。凱絲達的新鞋在那鋪石的走廊上做出一種很美妙的響聲。她不得不小心一點，不

那兒，和那些對穿過街路迎上前來的老太太們談話。甚至那村長也來跟她說話，而那些小姑娘們都好奇地默看着她頭上的花冠。凱絲達，這個住草屋的安利思底女兒，從來沒有習慣於被大家這樣親熱而瞧得起地看待過。她是個卑微的人物，家道很窮苦，祇有一頭羊，向來沒有受過人家的青眼；但是當你結了婚，你就是另外一個人了。滿心的驕矜使凱絲達底渾圓的孩子的臉顯得又紅又光，像一個蘋果。

現在新郎們的馬車趕到了，他們一路唱着叫喊聲。湯麥又蹣跚地走到凱絲達身邊，抱着她的腰，把她高高地舉起在空中。『不大好，可是重得像一袋麵粉，』他說。大眾都笑了。凱絲達高興得暈紅了臉，心裏非常感激湯麥。

在那旅館裏的大廳裏，這羣結婚的團體坐下在白木的板桌邊。他們都非常靜穆地喝牛奶和麵條湯。有一個時候，所聽到的唯一的聲音祇是一片很響的單調的吞嚥聲。於是送上來了豬肉，後來是羊肉，再後又是豬肉。食物上升騰起來的熱氣在屋子裏佈滿了。一種很濃厚而溫暖的霧。凱絲達吃得很起勁，她吃得很多，直到最後竟飽極了，靠在椅子上。一動也不能動，想設法把她的抹胸上的底下幾個扣子解解鬆。『這是一個真正的結婚典禮，』這真好，讓她給自己說。她溫柔地碰着湯麥底袖子。現在她有一個自己的男子了，他屬於她了。有一個丈夫真是幸福的事情。『喝呀，小老婆，喝呀。』湯麥說。

外面，天色已經在黑下來了，人們拿了燈光進來，那是插在啤酒瓶子裏的牛油燭。那些小小的黃色的火燄在這蒸氣騰騰的屋子裏高高地照耀着一圈一圈的彩色的光亮。一個提琴，

一支笛子和一個手風琴所組成的音樂隊，開始奏起波爾加舞曲來了。「啊！現在跳舞來了！」凱絲達非常滿意地舒了一口氣。她溜到門外去就一會兒。天色烏黑，一陣潮濕的風從雪地裏掃過來，許多像沒有漂白的麻布一樣地灰色的雲，都低低地垂下在空中。「明天又要下雪了凱，」絲達心裏想。

在那靜悄悄的村子裏的街路末梢，許多小草屋縱橫雜亂地擠在一起。東一點西一點的燈光熒熒然的在窗子裏顯現着。一個孩子的哭聲，一個婦人給孩子唱催眠歌的聲音，永遠是那裏一種疲乏而拖逗的調子。在街盡處的那座靜寂，難看而又矮小的黑房子，就是安利思的屋子了。到了明天，一切都成爲過去了，好像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過一樣。凱絲達也得再回到那矮房子裏去和她的母親一塊兒過活，而且——她不禁把袖子掩上了眼睛。她爲什麼哭起來呢！離開明天不是還有許多時候嗎？

於是她走進屋子裏去，跳舞了。這是美妙的事情。當一個男人底壯健的手膀把你轉來轉去，而你感覺到他那隻又大又熱的手在背上貼得熱烘烘的時候，你就會停止了一切的胡思亂想。除了你這個充滿了熱血及跳躍的心臟的身體以外，一切都不是你的了。眼前的景色使凱絲達覺得好像愈來愈朦朧，愈來愈像做夢。許多人形端莊地在濃厚的淡巴菴煙霧中轉動着，男人們用鞋跟趁着節拍，這聲音倒像一陣連枷打在麥場上。「這很好，」凱絲達想，「以後我恐怕永不會再有這麼好的日子了。」後來一陣喧嘩發生了，男人們亂烘烘地打起架來。凱絲達和別的女人也參加進場，但這一次，當她撲摸着別的男人底頭髮而叫喊着她底丈夫的時

一種驕傲的情緒。最後，她批着年頭女風聲唱着歌，把這一對新夫婦送
到街尾安利恩的車裏，那兒已鋪好了新床等候他倆了。

當凱絲達在那新房裏點起蠟燭來的時候，湯麥便沉重地躺下在床上。他已經喝得
醉醺如泥，立刻就呼呼地睡熟了。凱絲達給他脫下了靴子，移正了枕頭，自己也睡了下去。
她的四肢累得酸痛。當她闔上眼睛的時候，床彷彿像小船似的搖盪起來。她還是不能真正地
入睡。每一次當她的夢——她夢見在教堂裏的情形，或在舞角裏跳舞，一直跳到她的花冠
上的絲帶像馬鞭梢一樣地脫落下來——開始的時候，她好像有什麼東西踢醒了她，她凝視着
黑暗裏，心下儘是亂想；總覺得有些什麼可怕的東西等着她，這會得是什麼東西呢？啊，
不錯——明天，她的丈夫就得走了，而那老生活又得繼續下去，像從前一樣——結婚已經過
去了，以後必須有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毫無美妙可言了。

外面，天色黎明了，玻璃窗上已顯出了藍色。凱絲達坐了起來俯視着湯麥。他正在睡得很
酣，他那美秀的頭髮潮潤而鬆散地披在他的額上，他的臉色很紅，從他那半張半閉的嘴裏
發出着深沉而規則的鼾聲。凱絲達徐徐地撫摩他的胸脯，體的手勢。「噓！噓！」她好像對
付小孩子一樣地說。她的丈夫是屬於她的，正如她的襯衫，她的織物，她的羊一樣。不啊，
比羊還更甚呢，因為那羊還有一半是屬於母親的。一切都該怎麼就怎麼地實現了。現在她已
經獲得了每個女孩子所盼望着，所祈求着的東西了：一個男人。而他的個子又大，又壯健
。但是，如果她隨即就把她放陸萍蓮又開什麼處呢？這還是多麼羞恥的事情，最好

還是根本別想起牠。凱絲達就下床來取了擠羊乳的提桶。她該去擠羊乳了。

鐵門外正刮着大風，潮濕的雪降落着。平原在滑嚙中伸展着，昇藍灰色。在天邊，在遠處森林的黑線下，發射出一道不大明亮的白光。凱絲達像平時一樣地靜立着，手遮着眼睛上，扭起了她的鼻子，抑鬱地凝視着那正白亮起來的天色。在街上，那些灰色的小屋子門前，站着別的女人，手裏也提着乳桶。她們也像凱絲達一樣地把手遮着眼睛上，她們也抑鬱地凝視着這魚肚白色的曙光，彷彿她們對於這一天已沒有什麼好希望似的。豬和雞在籬裏，面黃肌瘦。凱絲達打了個寒慄。她跑進小倉房去。那是一間低矮的茅棚，裏邊養着羊，豬和雞。這裏的空氣是溫暖而沉濁的。雞在她們的木上鼓動着翼翅。豬很舒服地顧自己呼呼地響着。凱絲達在那母羊旁邊蹲下去開始擠乳。羊乳在她手指上流過，溫暖得非常愉快。一陣耐適的睡意來侵襲了這個小婦人。她把頭靠在羊背上哭起來了，這並不是結婚時候的那種高聲的正式哭泣，也不是她在今天，停一會兒，到了城裏，當她的丈夫出發的時候她所應該哭泣的那種哭法。這回的哭祇是像一個小孩子的哭一樣。眼淚很容易地淌下來，溶着她的臉，彷彿她是在溫水裏洗臉一樣，她感覺到非常之傷心。她一邊哭着，一邊就沉入於一個平靜而無夢的睡眠中去了。那頭羊安靜地立着，祇是回過頭來以牠那雙和善的黃眼睛對這個睡熟了的小姑娘投以憐慈母般的眼光。凱絲達醒來，覺得她頭重腦脹，全身酸痛，不識，當然，當然，當然！

凱絲達聽見她母親在她身邊說話，就醒來了：「天哪！她擠着羊乳睡熟了！今天你爲什麼還要來擠乳呢？」凱絲達半醒半醒地回答。

「有人要吃，」凱絲達半醒半睡地回答。

「不錯，快饑了再回該睡醒！」安利思說。這老婦人還像平常一樣地說得很粗魯，但是在凱絲達耳朵裏聽起來，彷彿她的說話裏含有一種滿意和器重的調子。不過，當然你對一個巴結了好的女人說話，總得跟你對一個小姑娘說話不同。

「去罷，把火生起來，你的丈夫一早就要動身的。」凱絲達一躍而起。怎麼？不錯；今天並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今天她要穿上她最好的衣裳，坐車進城去；今天她得被大眾所注意，而且受大眾的憐惜。這裏頭也有一點叫人感到舒服的地方。

村長把本村裏應募入伍的新兵載在一個大擡車裏送進城去。所有的母親，父親和妻子都得跟着進城，到車站去送別。

在早餐的時候，湯麥並不說什麼空話，祇說着些關於那官司的話，並且給他妻子一些囑咐。原來現在由彼得·魯慈所經營的那塊鄧杜爾的農場，就是在那靠近森林的村子左邊的那一片地，在主權上應該是屬於凱絲達的。因為她是這塊地產的已故業主底最近親族，而彼得則僅僅是其人底寄女之丈夫而已。湯麥與凱絲達的結婚，也就爲了要求承繼這個權利。所以，在他離家的期間，她的責任就是去證明她的身分以爭得其應享的權利。「你去找那個律師傑柯勃孫，那些猶太人常常是很精明的，況且他又很便宜。留心別讓人家欺騙了你。」凱絲達顯出一副很聰明的神氣，她很知道她的責任。「我會得好好的辦這件事情的，」她說。「我不是一個笨人。」

「如果係是個笨人的話，我也不跟你結婚了。」湯麥用這句話做了結束。

一陣的喧嚷和戲謔，那些新兵都爬進了掃申，女人和孩子們都站在周遭哭了。四個新婚的妻子又同坐在一輛掃申裏。這時候雪降得更緊了。藍色的頭巾尖兒仍舊像昨天一樣地顛簸着，給雪停積得慢慢地變成白色的了。

當他們行到森林裏的時候，瑪梨說：「到底這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明天，一切就都像從前一樣了。」「唔，一點也沒有什麼改變呀，」其餘的三個女人說着又嘆着氣。後來，當他們的車出了森林而走上海邊的大路的時候，伊爾西說道：「要是天氣不快冷一下的話，我們的裸麥都要爛了。」

其餘的三個都嘆息着說：「這年頭兒真太壞了。」於是，在行車的時候，她們都靜默着不再說什麼。

到了城裏，她們簡直連悲傷的時間也沒有。到處都有許多可看的東西。於是在市政廳門前等了好久，直到她們的丈夫出來，接着是在飯店裏吃飯，白蘭地酒和餅，最後便是車站上的送別和一陣高聲的號哭。湯麥拍着凱絲達的背脊，「高興起來，我們不會死在那兒的，你知道。常常拿一點錢來，那兒總是不够吃的。」

「知道！知道！」

「別忘了那官司事情。回頭就到律師那兒去一趟。」

「知道！知道！」

「一切都放小心些，要不然我回來就會知道上你的當了。」
「知道！知道！」

當火車開出以後，那些女人還站在月臺上靜靜地啜泣，「啊，主啊！主啊！主啊！」
凱絲達首先停止了哭泣。她還要到律師那兒去。

她在律師事務所的一個瀟灑的房間裡等待着。那律師是一個很和氣的小個子，他耐心地聽了她的訴說，便舉出了許多可以勝利的希望。他甚至開玩笑地，撫摸着凱絲達的下頰，說道：「這樣美麗而嬌小的一個兵士底老婆，而要跟丈夫分開這麼長久，天啊！天啊！天啊！」這些話可以算是這一場官司的好兆。

當那一長串的擾事啓程回家的時候，已經在黑暗起來了。一條條龐大的火雲橫陳在灰色的天上。紅得像草蓍一般的大陽，好像被大海所降服了，慢慢地沉下去了。皺褶的灰色的海面染滿了鮮紅。波浪像絲綢一樣柔軟地飛着呼呼之聲。

這些兵士的妻子都已經被整天的步行和站立和飲食和哭成所困乏了。他們坐在搖車裡，呆鈍而耐性壞，空虛地凝望着夕陽。在森林裡，當夜色已經黑暗而月亮在黑黝黝的松樹頂上升起來的時候，這些孤寂的女人底心變得沉重起來了。她們竟再也哭不出來了，所以她們就唱起歌來，唱她們的首先想到的那隻歌，把一陣悲哀的調子遙遠地送進林子裡去：

「早早回家，親愛的，早些。」

你別在外面就得太晚。

要不然，你底亂動的頭巾

會給路旁的荆棘鉤住。」

到底這種結婚有了什麼好處呢？在安利思的草屋裡，生活依然像從前一樣地過下去。凱絲達每天照例地擠羊乳，到森林裡去檢樹枝，在家裡織布。到了十二月裡，下午三點鐘天就黑了，她在六點鐘就躺上她那隻姑娘時代躺慣了的小床。她們並不會有另買一隻大床的需要，那有什麼用處呢？早晨兩點鐘，當她睡足了之後，她又得寒顫地坐在她的織布機上了。一天又一天，過着同樣抑鬱無歡的生活；正像那在灰色的羊毛線中穿來穿去的梭子一樣。祇有她的髮辮現在已不再披散在肩背上，而是盤着她的頭頂梳成一個髮髻子。這是她所能告訴人家的唯一的已經結婚的事實。在星期日和節日，她不再到酒店裡去參加跳舞了，而在星期六晚上，也不再沒有男孩子偷偷地溜進來和她談心。一個少女的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已經離開了她；她想着那些男孩子，等着那些孩子，又爲了這些男孩子而哭了。現在還有誰來陪伴她，聽她談天呢？村子裡的少女們都談着她們的男孩子，婦人們都談着她們的兒女，她們的丈夫，以及她們的家務。這些，凱絲達却一件也沒得。她慢慢地變得沈默而憔悴了。當她轉輾反側地睡不熟的時候，那真是非常難受。周遭是死一般的寂靜。冬夜的星從小玻璃窗中閃着亮光。鄰居草屋中的每一個聲音，她都聽見。別爾的孩子哭了。傑士回家了——他喝醉了酒給門框絆了脚。現在他打別爾了；她哭了，啾啾地罵傑士了。凱絲達感到非常孤獨。爲什麼她沒有這一切呢？她要她的丈夫，她的湯麥。眼淚從她的頰上滾下來，她咬着被單。

期一次，她步行四小時進城去諮詢她的律師。在這條漫長的路，她記熟了每一株樹和每一塊石頭。在任何天氣和頭，她都認得出她們；如果並不冷得使她的手指都凍僵，那麼她就一邊走路一邊還編織織子。誰都認識了這個包着紅頭巾的小婦人，她的編織，以及她的重要的官司事件。森林裡的伐木人在路上碰見了她，就向她嚷着：「喂！兵士的凱絲達，丈夫不在家裡的味道怎麼樣？」凱絲達便停了腳，用袖子拭着她的火熱的臉，「不壞呀。怎樣啦？」

「湯麥在外頭要六七年呢，喂！」

「隨他！他管得了！」

「男人們的笑聲響激了林子：「哈！哈！她倒喜歡守空房呢！哦，那麼你的官司打得怎麼樣了？」

「很好，祇要你真是有主權的，你就不用就憂。」

「別這麼說哪。」

她常常碰到那個林務官，一個挺漂亮的青年紳士，黑鬍鬚，光亮的棕色的眼睛，綠顏色的衣領，銀鐵鏈。他每一回都停住了凱絲達，跟她開玩笑。

「哦，嬌小的兵士的老婆，你好？」

凱絲達稍稍臉紅了一下，仰面看着他，「很好，很好。」

「湯麥也還是沒有老婆而過活得很好嗎？」

「噯！他那有的是波蘭女人和猶太女人！」

「噯！那麼你在這裡也有的是男人嗎？」

「得啦得啦，這些個。」

「妙哉妙哉，如果我做了你，那麼嬌小玲瓏的，臉紅紅的像個蘋菓，你再也休想我乖乖的坐着等那些個老兵士回來。」

「哦，誰在等呀？」凱絲達大笑起來，正如人家跟你開玩笑的時候，你的那種笑法。

「啊！你不等他嗎？我們倒是挺好的一對。你像一隻小麻雀而我是個子高高的。」

「不錯呀！」凱絲達一邊動身趕路，一邊回頭說。「下一個節日我們訂婚罷。」啊，她一向就懂得怎樣跟那些男孩子們開玩笑的。一天，那林務官拉住了她，跟她接吻，並且把她摔倒在地上，但是她終於掙脫了跑掉。她想着這事情，笑了一整天。在家裡，躺在床上時候，這林務官的眼睛老是顯現在她面前，當她聽見那些男孩子輕輕地敲鄰家姑娘的窗子的時候，她就覺得心神不甯起來，睡不着了。

到了春天，步行進城便較為容易了。她回家的時候不必急急忙忙的了，因為黃昏時分還是很亮的。她總是走得很慢的，一步一步的，好像她捨不得離開那樹林。「真古怪，」她自個兒說，「這種春天的黃昏使你覺得非常之懶，懶得使你連打官司的事情都不願意想起了。還真可笑！」

在滿木的松樹叢中，許多赤楊樹正在茁發着新鮮的嫩葉，看去好像有誰給她們蒙上了一

重翠綠色的柳幕；或是有村裏白色的東西在林子裡照耀，好像有人被包裹在一張白色的被單。這似的。那是一批正在開花的野櫻桃，你可以在一里路以外就聞到他們的香味。在森林旁邊的牧場上，馴立着許多鹿，在那宛如一池乳汁的迷霧中，顯得烏黑而寂靜。從山上和牧場上，到處都飄揚着姑娘們的歌聲，凱絲達非常熟悉的那些歌曲。在這種環境裡，一個姑娘總是半癡半瘋地再也睡不着覺的。凱絲達也知道這種情形，她也曾經整夜地坐在屋子外面，兩手抱着雙膝，不歇地唱着歌，讓歌聲飄到遙遠的夜空，於是等待着：會不會有人應和呢？會不會有人走過來？會不會有一片溫雅的鬍鬚來緊緊地貼上她的嘴唇？當她一路開蕩着，傾聽着林中的時候，凱絲達又緬想起這一切情景來了。

一天晚上，凱絲達聽見樹林裡起了一陣折裂聲。一隻牡鹿從他所躲的地方被趕出來了，高聲地叫着；跟着又是一陣折裂聲，隨後那林務官站在她面前了。

「小小的，小小的兵士的老婆，」他說。月亮已經高懸在天上，照着他的眼睛及寬闊而潔白的牙齒發出亮光來。「你又在趕路了嗎？」

凱絲達站住了，仰面看他。不錯，她又進城去過了，當然。他還要說些什麼呢？

「這是一個好夜晚，走走挺有味兒。」

「是呀，很不壞。」

那林務官笑起來，看着凱絲達，可是一聲不響了。她呢？她也一聲不響，等着。終於他將手臂挽了她的肩膀，說道：「你和我，你和我，來吧！」

「什麼，你怎麼啦？」凱絲達說。她原想用平時跟那些男孩子們開玩笑的那種狂妄的口氣說這話的，可是說出口來的聲音却顯得很溫和而遊移；而且她一邊又任憑他牽扯着離開了大路而走進了樹林。當他們到了濃密的樹下，那林務官便伸出他那隻大而日熱的手掌來摸索她的臉頰和乳房，她知道她會讓他幹他所想幹的事情了。

天色破曉了，當凱絲達匆匆地走向她的村子裡去的時候，松鴉已經飛集在麥場上咕咕地鳴叫了。

「哦，不錯，」她想，「如果你跟一個男人在樹林裡過一夜，總會弄出些花樣來的，你也就那副樣的幹了。」

從此以後，那林務官常常在凱絲達從城裡回來的時候半路上邀她去幽會。母親安利思老是問她：「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晚？」

「那官司呀，」凱絲達說。「天知道，打官司可沒有煮一個雞蛋那麼快哪。」姑娘們的夜唱和男孩子的敲窗子，從此也不再使凱絲達心緒不甯了。

到了曠草的時候，凱絲達覺得她有孕了。這可糟了。現在她該怎麼辦呢？她走進那養羊的半棚裡去，那兒沒有人會看見她，她哭了一點鐘；於是她又很快的重新回去工作。當她再遇到那林務官的時候，她對他毫無愛戀而且痛罵了他一頓。但這有什麼用處呢？

她做事的時候變得非常緘默，而臉色也老是灰白色的了。她做了夏季的一切煩重的的工作，很少和她母親在一起，當她擠羊乳的時候總喜歡打那頭羊，而且她又比從前更勤的到城裡

去辦那件官司的事情了。如果她把這場官司打敗了，那麼她整個兒就都完了，於是湯麥一定會把她和這孩子全都打死的。到底，這個孩子怎麼辦呢？噫，也許這孩子出來之後不久就死掉，而湯麥也不見得就會回來。然而雖說如此，她又免不了常常想到這個孩子，她的搖籃，她的亞麻布的褥單，有了這個小東西該是多麼愉快的事啊。又溫又軟地，緊抱在懷，搖搖牠，抖抖牠，把牠的小嘴唇放在胸前：「啊！討厭！我希望牠不活的。」

到了收穫積蓄的時候，凱絲達已經不能再掩飾她的事實了。她一出門就逕自慢慢地走到她衣袋裡去，俯着背把積蓄收來盛在她的裙兜裡。她聽見別爾在她背後說：「凱絲達快有一個禮物送給湯麥，天啊！他會不會高興呢！」別的婦人都大笑起來，這笑聲佈滿了整個的積蓄田。「我知道會有這些話的，現在居然來了。」凱絲達心下想。她的兩膝搖顫起來，她的積蓄却又掉在地上了。她挺立起來，用一隻凶獸的暴怒而孤立的眼睛看着那些婦人。然後她又彎下身子去，一聲不響地拾積蓄。這時候，這種嘲諷是永不會停止的。當凱絲達走過田塍而把她的積蓄放進小車裡去的時候，她就是走過了火線：「喂，凱絲達，你那兒去找到這樣一個禮物的？在城裡買來的嗎？城裡東西便宜哪。哦，我想也許是打官司贏來的，要不然難道是湯麥從郵政局裡寄來的嗎？」凱絲達一聲不響。她們總有一個時候會嘲笑得自己也膩起來的，那時就安靜下來了。她在母親面前也有過一陣不快活的時候，那時她母親整天的埋怨，發脾氣。那有什麼用處呢？「你應該逆來順受，到那兒是那兒。」凱絲達跟她自己說。「人生總是不够苦的。」這主意幫助了她；因此她把一切事情看得並不太嚴重了。

到了冬季，有一天，當凱絲達在樹林裡打柴的時候，她覺得肚子痛了。婦人們把她放在一部運車裡，笑笑囔囔的給她拉了回家。凱絲達生了一個女孩子。於是這個女孩子就在她家裡了，而且也並沒有死掉；這是一個壯碩的孩子，在她那憂愁的嬰兒的臉上，閃亮着一對棕色的晶瑩的眼睛。村子裡的人們對於凱絲達生孩子這件事情都已經覺得很平常了。因此也沒有人再加以嘲笑。但是凱絲達却從此覺得自己底生活目的有了比打官司更重要的事情。當然，打官司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是一個孩子却需要你整天的工夫。你要給他搖，你要給他餵奶，在溫暖的黃昏，你要抱着牠坐在大門口墻石上給牠唱「哩，哩，啞啦——啞——啞——」

「親愛的凱絲達，」湯麥來了信，「我現在要告訴你，這兒的事情很不好。我害了病。現在他們要把我送回家了。我下星期就回來了。祝你安好。夫湯麥啓。」

凱絲達在火爐邊很困難地看了這封信。

「他說些什麼？」母親問。

「啊！他爲什麼一定要說什麼呢？」凱絲達回答。她坐在火爐邊的長凳上，因爲她覺得有點凜然。「他平安嗎？」她母親又問。凱絲達並不回答，祇是凝視着爐火。

「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告訴我。」

「他回來了，」凱絲達用一種沉靜而乾澀的聲音說。

「祇要他不傷害這個孩子就好了，」凱絲達心下想。也許她母親心裡也正在這樣想，因

爲她說：「你應該把那搖籃放遠一點，別讓他常常看見。」是的，她也想到了這個。她們母女倆靜默地坐了一會兒，於是嘆了一口氣站起來睡覺了。在床上，母親問：「那官司事情是不是差不多了？」

「還會不成嗎？」

「哦，那就好了，天保佑！」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凱絲達站在那旅館門口等候着從城裡載送那些退伍兵回來的馬車。這一天非常冷。夕陽在一片明淨的天空中照耀着一派殷紅。村子裡所有的婦人都擠集在這小旅館門前。她們把手裏在圍裙裡，抬起了鼻子，瞭望衢路盡處。看見那些兵士了！他們高喊着並且揮舞着帽子。

「哦，你還是嬌小玲瓏的，可是你倒還好好地活着，」湯麥來到凱絲達面前的時候說。凱絲達臉紅了一陣；她幾乎已經忘記了湯麥的身體有這麼大。她感到羞赧和昏亂。

「爲什麼我不該還活着哪？」她半笑地說，但是眼睛裏已含滿了淚，於是她牽着湯麥的袖子。

「來，」他說，「晚飯已經預備好了。」

「晚飯——哦。」湯麥輕鬆地笑着。「她要把我餓昏來，她還嫌我太瘦呢。」於是他們雙雙回家，湯麥走在前頭，凱絲達跟在後頭。

裝飾着常綠樹枝的房間裏點着兩支半臘燭。桌子上鋪了潔白的檯布，地板上鋪着松毛。

母親安利思站在火爐邊攪着鍋子。

「哦，媽，你好？老筋骨還健旺嗎？」湯麥大聲地說。

「還可以健旺幾年呢，」安利思說。「你回來了，真是謝謝天。」

湯麥在餐桌邊，豬肉就送上來了。他慢慢地吃，每一口都細細地而且很注意地咀嚼着。並且，眼望着凱絲達，嘴裏還數滿了東西，說：「地主，鄧尼爾的地主。」凱絲達坐在他對面，她的手捲在圍裙裏。「奇怪，」她想，「一個男人怎麼會這樣好看！」他的臉紅潤得反而使他的鬚鬚顯得幾乎白了。你再看看他的臂膀，他的胸脯，他的項頸！有一個強壯的丈夫真是幸福。

湯麥吃了個飽，他用手背擦了他的鬍子，便靠在椅子上。「現在，讓我聽聽那官司打得怎樣了，」他說。於是凱絲達，在她開始講說的時候，做出一個很重要的神氣。凡是律師所說的以及凱絲達所說的及所做的，彷彿都是一些非常聰明的事情。總之那田地已經可以說是她的了。湯麥很注意而且佩服地聽着她。「天哪，這小女人的頭腦多麼伶俐！」這話鼓勵了凱絲達再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從遠遠的屋角上忽然出了一陣小聲小氣的哭泣。凱絲達，也並不停止她的講述，機械地站起來，走到那搖籃邊，觸了她的短襖，抱起了那小娃娃，開始給她餵奶。她把聲音說得高一點，廳屋子的那一頭的人可以聽得到。後來，忽然她說了半句話就停住了。這時母親安利思悄悄地溜出去了。「現在我不掉這難關了。」凱絲達想。湯麥正在慢慢地，一步一步的走向她來，他的頭向前伸着，好像要抓住什麼東西似的。她立

刻就把那小娃娃放回搖籃裏，自己就遮着搖籃站着。她的臉已變得灰白的了，厥出着下唇，她那雙圓圓的眼睛睜得挺大，而且發着晶光，好像一頭受驚了的野獸的眼睛。她的兩手顫抖着，所以她把牠們緊緊地交叉在肚子上。她這樣地站着等候；「現在，一點不錯，居然來了。」

「這是什麼？」湯麥的聲音很低，好像被人勒了頸子。

「哦，你說這是什麼？」

「那——這孩子那裏來的？」

「這孩子——哦——從那裏來呢？」

她記這話暴厲而大胆地說了出來，但是現在她把兩手掩着眼睛放聲大哭起來，張大着嘴

，好像一個孩子做了不端的事情而被大人抓住了一瓶。

「原來你是這樣的一個賤貨！」湯麥罵着。他抓着她的手腕，把她拖到屋子中間；「你要欺騙你的丈夫，是不是，你這個淫婦，你好！我要把你和這個小鬼一齊都打死！」

他就動手殘暴地毒打凱絲達。她一面號啕大哭，一面拚命招架。「他的拳頭像鐵做的——

樣，哦！哦！」她想。「他這樣有力氣。天哪！他要打死我了。」她覺得大大地受了傷——

然而——然而同時她覺得好像很有滿足的樣子。她從這猛厲的毒打——

有一個丈夫。

湯麥打得喘不過氣來。他摔開了他的老婆，咒罵一句，吐一口唾沫，又坐下在桌子邊了

。凱絲達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渾身劇痛。她偷偷的看着湯麥。難道這樣就完事了嗎？她覺得，她丈夫與其這樣默默地坐在那裏不去理睬她，還不如繼續打下去。湯麥把手托着頭，坐在那裏出氣。湯絲達痛楚地站了起來，坐在火爐邊的長凳上，按着她的手腳，獨自個悲哀地嗚咽着。「可憐的丈夫啊！」她想。

兩支牛油燭都已點得很矮，露出了兩條很長的黑色的燭芯。一小塊一小塊堅硬的雪在外面撲擊着玻璃窗。一隻蟋蟀在火爐邊瞿瞿地叫起來。「他還要怎麼樣呢？」凱絲達想。「今天晚上他還要打我嗎？」湯麥喝了一些白蘭地，打了幾個呵欠，便動手想脫他的長靴。凱絲達趕忙走過去給他脫下來。於是他脫了衣服，倒身躺在床上，那床吱吱軋軋地響着，好像要塌下來的樣子。凱絲達不禁微笑起來。「他是個很重的人！」她吹滅了燭光，仍舊去坐在火爐邊。爐火的餘燼在這個小婦人的徒跣的腳上照射着一重粉紅的顏色，她憂慮而竄定地坐在那兒，聽着她丈夫的每一個呼吸。

「你，」忽然從床上來了一個聲音。凱絲達嚇得直立起來。「還坐在那兒幹什麼？還不上來？」

「還有什麼事情沒有？」凱絲達以她的最沙啞的聲音回答；但當她上床去以後，她的心漸漸溫暖起來。現在，她也像別的做老婆的女人一樣了。

有一個時候，這小草屋裏的生活是很苦的。湯麥對於他老婆的錯事的暴怒常常發作，於是一陣子的毒打和哭叫。在小旅館裏，他發誓要把他的老婆和那小鬼都打死。所以那小孩子

還得小心地藏躲起來，不讓他看見。他慚愧的會好起來的，凱絲達安心地說：「男人們都是這樣的，沒有改變。」不錯，久而久之，湯麥真的漸漸地不太談到那小孩子，而多談起那官司的事情了。他們討論應該在那小農場裏養幾條牛，幾隻豬；這是談不完的資料。他忘記了那小孩子，也不再注意牠，走過那搖籃的時候也不再吐唾沫了。凱絲達給孩子領養也不用躲過了。」

湯麥決定進城去，親自辦理那件官司的事體。因為凱絲達雖然是一個能幹的女人，但是如果要用到真正的腦筋的時候，必須要一個男子來辦。

「這倒是真話，」凱絲達說，「除了男的以外，還有誰有真正的腦筋呢？」於是，他去了。傍晚，很遲的時候，他吃得醉醺醺地，然而很高興地回來了。那官司已經打贏了。

「過來，年輕地主的老婆，」他叫着，「給你買了些東西來了。」他拿出一塊紅色的絲巾放在凱絲達頭上。「一個田主的老婆應該漂亮些才好！」

「一塊頭巾？為什麼送我這個？」凱絲達問，笑着。

「啊，因為——」湯麥說着，稍稍的旋轉臉去，好像有點窘的樣子，掏出一塊很精美的白色的裏絨來拋在桌上；「這個——我買來給——給那——」

「給什麼？」

「哦，給那小東西。」

凱絲達拿起那裏糞來，輕輕地貼上她的胸膛。
現在，也許，無論如何，她可以過一個稍稍好一點的日子了。

譯 後 記

愛德華·封·凱賽林伯爵(Count Edouard von Keyserling)爲本世紀初德國著名作家之一。譯者手頭無參考書，不克考其生卒年月，但憶其逝世時正當第一次歐戰時而已。凱賽林之小說，充滿詩意，而不失其現實性，因其題材皆非出諸想像者。其文學風格大體可屬於新浪漫派，似與顯尼志勒同流。譯者不諳德文，而英法文譯凱氏作品亦不多，故未曾窺其全豹，不敢妄論其得失。美國麥考萊圖書公司曾在十餘年前出版英譯凱氏短篇小說集兩冊：「黃昏」與「凱絲達」。前者爲詹姆斯·阿修頓(James Ashton)所譯，後者爲封·哀爾特賽(Amy Wesselhoelt von Erberg)及阿龍代爾(E. Drew Arundel)兩氏所合譯。本篇「凱絲達」(Kersta)卽後者所用爲書名之一篇。會爲批評家譽爲凱氏所撰最完整無疵之短篇云。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九日整存記。(施整存譯)

虹之尾

美國傑克·倫敦

四面八方，伸展着那原始的森林，其中抖擻着嘈雜的喜劇和沉默的悲劇。在這兒，生存競爭以它的一切古老的野蠻手段繼續進行着。這時，英國人和俄國人還要在這「虹之尾」(Rainbow's End)的地方逐鹿——而此地正是它的中心——美國人的黃金也還沒有賣到這塊龐大的領域。狼羣仍舊依附在馴鹿隊伍的兩側，檢取那些弱者和有孕的來，毫無慈悲地撕食着它們，正如千萬年代以前一樣。那些稀疎的土著仍舊承認他們的酋長和醫師的統治，驅逐着邪惡的精靈，焚燒着他們的妖巫，跟他們的鄰人作戰，津津有味地吃他們的敵人，可見他們

(註)：Rainbow's End——指英屬「加拿大」西北部和阿拉斯加一帶地方；阿拉斯加原是俄國的領土，在一八六七年才以七百萬美金售與美國——譯者。

的胃口很好。可是這個時候，石器時代快要結束了。在那些杳無人烟的小徑上和沒有測繪過的曠野上，早已有鋼鐵的先遣隊在來了——這些白膚、碧眼、不可制伏的人，乃是他們那不肯安息的種族的化身。出於偶然或故意，他們獨自或三三兩兩地不知來自什麼地方，戰鬥着，死亡了，或繼續前進，不知前進到哪里去。那些祭司們對他們咆哮，酋長們號召出他們的戰士來，石頭與鋼劍相撞擊；可是收效很少。好像水從什麼巨大的蓄水池裏滲出來一般，他們透漏過那些黑暗的森林和山間的隘道，坐着樹皮獨木舟巡行那些大道，或是穿着鹿皮鞋爲他們的「狼犬」開路。他們來自一個偉大的種族，他們的母親爲數很多；可是那些「北國」的穿毛皮的人民還沒有知道這一層。所以，許多沒人歌詠的浪流者在北極圈內的冷光之下戰鬥至死，正如他們的弟兄曾在灼熱的沙漠和惡臭的叢林中那樣，且將繼續這樣幹，直到他們這種族的定命完成的時候。

時候近乎十二點鐘。沿着北方的地平線有一道紅光，向西方逐漸淡去而向東則漸濃，表示着那看不見的中夜的太陽暫時下沉的地方。黃昏和黎明是這麼的混合在一起，以致沒有什麼黑夜。只是一天又一天地接連着，太陽幾乎不能察覺地繞着圈子。一只「吉提鳥」怯生生地啾啾着晚安；知更雀的飽滿圓潤的珠喉却在道早安了。從育空河中的一個島上，一大批野禽在不斷地申訴它們的冤屈，而一只「阿比鳥」正在一灣靜水那邊嘲笑着。

在前方的一个懶懶的漩渦旁邊，排列着兩三層深的樺樹皮獨木舟。象牙頭的長矛、有倒鉤的骨箭、鹿皮筋繫住的弓，還有簡單的篋織成的羅網，說明着現在正是在這泥濘的河流中

捕鱈魚的時節。在後方的那些縱橫交錯的獸皮帳幕和幽涼的架子之間，昇起了那班漁民的聲音來。男子們互相嬉戲着，或跟那些少女調情，而那些較老的婦女，因為已完成了她們的傳種使命，沒得再享受這個，就彼此閒談着，一邊用蔓生的藤類植物的綠根來編着繩索。她們的赤身裸體的後裔在她們腳邊遊戲爭吵着，或是跟那些黃褐色的狼犬一道在污泥中打滾。

在這塵屯處的旁邊，顯著地跟它離開着的，又有兩個帳幕。它們却是白人的營帳。即使沒有別的什麼，它所選定的地點至少也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這一層。如果取攻勢時，它居高臨下地控制着百碼以外的那些印第安人住所；如果取守勢，它有較高的地位和隔在中間的那片空地；最後，如果失敗了，它有那二十碼陡峻的斜坡可以退到下面的獨木舟上去。

從一個營帳裏，傳出來一個病孩子的暴躁的哭聲和他母親的啾啾的歌聲。在那片空地上，隔着一堆將熄的火的餘燼，兩個男子正在談判着。

「是啊！我像一個好兒子那樣愛着教會。對！我的愛情是這麼大，以致我白天一直在設法逃開她，而晚上一直在做着算帳的夢。你聽着！」這混血兒的聲音提高到了怒號的程度。「我生於紅人河那邊。我的父親是白人——跟你一樣白。不過你是美國鬼子，而他是英國種，而且是紳士的兒子。我的母親是一個酋長的女兒，而我是一個堂堂男子。是啊，人家必須再三細看，才會知道我血管裏流着的是什麼血；因為我會跟白人同住，做過他們中間的一分子，而我父親的心還在我裏邊跳動着。且說有一位少女——白淨的——對我垂青了。她的父親有不少田地和許多馬匹；他又是他的同胞中間的一個大人，而他的血統是法蘭西人。

他說那少女一時糊塗了，跟她談了許多許多的話，並且憤怒於會有這樣的事。

「可是她並不糊塗，因為我們很快的到教士那里去。不料她的父親來得更快，用了不知什麼謊話和虛偽的諾言，使得那教士挺直了他的兩頸，不肯把我們結爲夫婦。魯勳我識聖時，教會不肯爲我祝禱，現在又是教會，拒絕我的結婚而使人們的血濺在我的手上。對小所似我愛教會是有緣故的。我在那教士的女人似的嘴巴上打了一下，我們——那少女和我，騎了兩匹快馬，來到彼良爾堡，要去找一位好心腸的牧師。可是緊緊地追趕着我們的還有她的父親、弟兄、和他所召集的人們。我們且戰且走，直到擊下了三個騎馬的人，其餘的才退去。由彼良爾堡，我們——那少女和我，向東逃到了山林中去，彼此同居着，可是我們沒有結婚——我好像兒子似愛着的教會的成精。

「可是你注意，因爲這是女人的古怪之處，沒有一個男子會理解的。我所擊落的一個騎馬的人原來是她的父親，且被後面跟上的馬蹄踐成了肉泥。我們——那少女和我，親眼看到了這事，可是如果她沒有記着，我早已忘記了這事。在幽靜的黃昏時分，捋了一天獵回來時，它來到了我們中間——還有夜深人靜時，我們躺在那些星星之下——應該合而爲一的時候。它老是在那裏。她從來沒有說過什麼，可是它坐在我們的火堆旁邊，永遠隔離着我們。她努力要丟開它；可是在這種時候，它却湧了起來，使我在她的眼色和呼吸中都可分明看到。

「這樣，她終於爲我生了一個孩子——我的孩子——死了。於是找到我母親的同胞們中

開去，使得這孩子在一個溫暖的懷裏吃奶而活下去。可是我的手上濺過人們的血——注意！爲了教會的緣故而濺過人們的血，所以北方的騎兵來捉我了，幸而我的娘舅這時正在做着酋長的，把我藏了起來，而且給我馬匹和糧食。我們——我的女孩子和我，就走了，一直走到赫特遜灣那邊；那兒的白人爲數很少，他們所問的問題也不多。我就爲那邊的貿易公司工作——做獵人、做嚮導、做馱狗的車夫，直到我的女孩子長大成爲一個苗條好着的女人的時候。

「你知道那漫長孤寂的冬天，孕育着邪惡的思想和壞事幹。那主任經理是一個苛刻的人，且很大胆。他那種人，女人是不喜青睞的。可是你看上了我那個已經變成女人了的女孩子。聖母啊！他派遣我帶着一羣犬夫作長途旅行，以便他——你懂得的，他是一個苛刻的人，沒有心肝的。她大部份是白人，她的心靈是白人的。她是一個好女人——唔，她死了。」

「我回來的那一夜冷得刺骨，我離家已有幾個月，那些狗都酸痛得跛行着。當我來到壘壘邊的時候，那些印第安人和混血兒都一聲不響的看着我，我就感到了莫明其妙的害怕，可是我什麼話都不說，直到那些狗都餓飽了而我也吃得像一個將要有工作做的人所應該的那樣。於是我開口了，要求他們說明，他們畏避我，害怕着我的憤怒和我將要做的事幹；可是那個故事，那個可哀的故事，終於一句一句、一件一件的洩露了出來，他們還驚奇我竟會遭這樣的平靜。」

「他們說完後，我就走到經理的屋裏去，鎮靜得比我現在講到它時還要鎮靜一些。他早

就在害怕，召了那些混血兒去幫助他；可是他們不喜聽他做的事幹，已離開了他，去輪在他爲他們所備的床上。所以他已逃到了教士的屋裏去。我也跟蹤到那邊去。可是我走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那教士阻擋着我的進路，講着軟和的話，說一個憤怒的人既不該向左歪，也不該向右走，應該一直走到上帝那裏去。我憑着一個做父親者的暴怒的權利要求他放我過去，可是他却說只有從他的身體上跨過去，並且央求我跟他一道作禱告。注意！又是教會！總是教會；因爲我真的從他的身體上跨過去，送那經刊到他的上帝面前去見我的女孩子了。

於是大家狂呼着來追捕我了，因爲下海的警所中已得了信。通過了那片「大奴隸地」，穿過了麥肯齊河的谷地，直到那些永不解凍的冰天雪地，越過了那白的落磯山，越過了育空河的大灣曲——我一直來到了這個地方。從那天直到今天，你的還是我看到的跟我父親同種的第一張臉孔。但顯這也是最後的一張！這些男女是我的人民，他們心地單純，已擁戴我爲他們的領袖。我的話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教士（祭師）只做我吩咐的事，不然我就不容許他們。當我爲他們講話時，我是在爲我自己講話。我們要求讓我們自願自，我們不要你們那種人。如果我們准許你坐在我們的火堆旁邊，隨你而來的就將有你們的教會，你們的教士，你們的上帝了。還得知道：對於每一個來到我的村莊裏的白人，我要他否認他的上帝，你是第一個來，所以我對你特別開恩。你最好就走——趕快走。——

（我不能爲我的同胞們負責），另一個男子開口了，同時沉思地裝着他的板烟。海，史篤嘉有時候說話思慮得很週到，正如他的行動很放肆那樣；但不過有時候而已。

「可是我認識你們這一種人的，對方答道。『你的同胞很多，爲他們開路的正是你這一類人。他們跟着你們來，過了相當時候就會佔有這些土地，可是在我活著的時候却不行。我聽說，他們已經來到了這條大河的發源處，而在老遠的下面還有俄羅斯人。』

海·史篤察探然一跳，抬起了他的頭來。這是驚人的地理知識呢。在「育空埠」那邊的赫特遜灣分公司，對於這條河流的路線抱着頗異的觀念，以爲它是流入北極海的。

「那末育空河是注入白令海的？」他問道。

「我不知道，不過下面有俄羅斯人，有不少俄羅斯人。那不是這裏，也不是那裏。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你可以回到你的同胞那里去；但是沿着這庫尤科克，你掉不許上去，當那警士和戰士還聽我吩咐行事的時候。這是我的命令，我——紅種的施洗者——是這些人民的領袖，我的話就是法律。」

「那末我幹嗎不該到下面的俄羅斯人那里去，或回到我的同胞那里去呢？」
「那末你得趕快拔腳就走，在你的上帝前面——那是一個邪神……」

紅色的太陽在北方的天際躍上來了，血淋淋的。那一紅種的施洗者——站了起來，簡略地點點頭，就在那些猩紅色的影子和知更雀的歌聲中回到他的帳幕裏去了。

海·史篤察那排火旁吸完了他那筒煙，在那些烟霧和煤炭上描摹着那沒人知道的庫尤科克河的上游景象——這條古怪的河流在這兒結束了它的北極圈內的旅行而把它的水併入了那混濁的清空河洪流中。在那上面的什麼地方，如果一個曾由可怖的階梯前往那邊的遭難的

冰天雪地時所說的話是可信的，而他袋子裏的那一小瓶金砂可以表明什麼的話——在那上面的什麼地方，在那「嚴寒」的老家裏，存在着「北方的寶庫」。而在它的大門口阻擋着進路的，則是那英國種混血兒的督教者——「紅種的施洗者」。

「吓！」史篤嘉踐散了那些殘燼，挺直身子站了起來，懶洋洋地伸開了兩臂，以瀟灑的精神朝着那紅墳噴的北方。

一一

海·史篤嘉用他那些粗魯的單音節的本國語兇狠地呢罵着。他的女人把她的眼睛從那些鍋子和針上抬起來，追隨着他的視線熱切地望着河上。她是敘斯林地方的女人，很會明白她丈夫的土話，當它強烈地說出來的時候。從一只雪靴的繫帶的滑脫直到暴死的前奏，她都會依據他的辱罵的調子和音量而測度出來。所以她知道此刻一定有什麼應該注意的事。一隻長長的獨木舟，它那些槳棹反射着走向西方的太陽的光線，正在上面渡過那河流，竭力迴避着那漩渦。海，史篤嘉專心一志地注視着它。三個男子以有韻律的準確挺起來又俯下去，挺起來又俯下去；有一條槓在其中一個人的頭上的紅色絲巾，抓住了他的視線。

「別爾！」他叫道。「別爾啊！」

一個幽節泳她，脚步踉蹌的大漢從旁邊的那個帳幕裏滾了出來，打着呵欠，擦着他那些惺鬆睡眼。於是他瞧見了那只陌生的獨木舟，就立刻清醒過來了。

「憑着謙遜的馬士撒拉說！這該死的傳道師！」

海·史篤嘉恨地點點頭，一半伸出手去拿他的快槍，隨即聳聳肩膀。

「出其不意擊死他吧」，別爾提示道，「這就可以立刻解決了問題。不然他一定要破壞我們的事幹的。」

可是其他一人不贊成這激烈的辦法，別轉頭去吩咐他的女人回去做她的工作，同時叫別爾從河邊上回來。獨木舟裏的兩個印第安人把船繫泊在漩渦的邊上，而那一個包着華麗觸目的頭巾的白種船上人跳到了岸上來。

「好像使徒保羅那樣，我招呼你。願和平歸於你，且在主前得到恩慈！」

他的這些話只受着陰沉的接待，並沒有得到答復。

「我對你打招呼，海·史篤嘉，你這褻瀆神明的非利士人。在你的心中存着財神的貪慾，在你的腦海中活着狡黠的魔鬼，在你的帳幕裏住着這個不結婚而跟你同居的女人；可是雖有這種罪孽，即使在這片曠野中，我——史篤奇·奧文，主的使徒，也要吩咐你懺悔，爲你驅除你的這些罪過。」

「省省你的口頭禪！省省你的口頭禪吧！」海·史篤嘉暴躁地打斷他道。「你將用得到你所有的這一切，恐怕還欠多——爲了那邊的紅種的施洗者！」

他向着印第安人的營帳那邊揮揮手；從那邊，那混血兒正在不斷地遙望着，要斷定這些新來者是誰。史篤奇·奧文——散布光明的主的使者——跨到了那片斜坡腳邊，命令他的僕

人把那些笨營的配備搬上來。史篤嘉跟着他走去。

「聽我說！」他抓住了那傳道者的肩膀，把他急旋轉來。「你看重你的皮骨嗎？」

「我的生命由主保管着，我不過在他的葡萄園裏做工罷了」，他嚴肅地回答。

「哦，把這藏起來！你在尋求殉道的差事嗎？」

「只要主願意如此。」

「唔，你在這兒就會找到的，不過我先要給你一點忠告。接受不接受由你。如果你停留在這兒，你就將在你的工作中途被切斷。而且不但你一個人，還有你那些僕人、別爾、我的女人——」

「那惡魔的女兒，不聽真理的福音的。」

「還有我自己。你不僅爲你自己招致麻煩，而且還爲我們大家。你一定記得，去年冬天我跟你一道凍住在裏邊，所以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和傻子。如果你認爲你應該同那些異教徒奮鬥，那很好；可是在你奮鬥之際一定得用出一點機智來。這個人，紅種的施洗者，並不是印第安人。他來自跟我們相同的一種，大阻得像我有生以來曾經敢過的那樣，而狂熱猛烈得像你所信仰的那樣。如果你們兩人碰頭時，地獄就要翻身了，我不願混在其中。懂得嗎？所以接受了我的忠告，走吧。如果你到下游去，你會遇見那些俄國人。他們中間一定有希臘正教的教士，他們會照顧你安全地到達白令海邊——育空河是流入這隻海的——從那兒，你就不難回到文明世界去了。相信我的話。照上帝所許你的速度趕快離開這兒吧。」

「心中帶着主、手裏拿着福音的人是不怕人或魔鬼的暗算的，」那傳道者剛愎地答道。「我」去見這個人，同他奮鬥一下。使一個背教者重新回到羊欄里來，是比得到一千個新教徒更大的勝利。強於爲惡的人，能同樣有力地爲善：你看掃羅（註二），當他前往大馬色去押解基督教的俘虜到耶路撒冷去的時候。救主的聲音對他發出來，喊道，「掃羅，掃羅，你爲什麼迫害我？」立即，保羅歸到了主這邊來，此後就極有力地做着打救靈魂的工作。正如您，使徒保羅一樣，我也這樣在主的葡萄園裏做着工，忍受着試鍊和苦難、愚弄和嘲笑、鞭笞和刑罰，爲了可貴的主的緣故！」

「拿上那一小袋茶葉和一罐水來」，他隨即對他的船夫們喊道；「別忘記那一塊馴鹿的腰肉和烹調的鍋子。」

他這兩個僕人是他親自感化過來的，當他們來到岸上的時候，三人一同跪倒在地上——他們的手上和背上還負荷着繁瑣的配備——向上帝道謝他們得以通過了那片曠野而安抵這兒。海·史篤嘉以譏嘲的嫌惡神情望着這儀式，其浪漫性和嚴肅性對他那實事求是的心靈早已消失了。仍舊在對面注視着的「紅種的施洗者」，認清了這些熟習的姿勢，記起了那個曾在山林中跟他同睡在星空之下的眠床上的少女，和那個長眠在淒涼的赫特遜灣旁邊的什麼地方的「女孩子」。

（註二：「使徒保羅」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本名掃羅。——譯者。）

「混蛋，施洗者，這是想不着的事。一分鐘都不用想。姑且承認這個人是傻子，就自然之理說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可是你知道，我也不能夠交出他來。」

海·史篤嘉停頓了一下，努力要把他心中的那種粗糙的偷理變成說話。

「在過去和現在，他煩惱過我，施洗者，引起過我的種種麻煩；可是你難道不明白嗎，他是我的同種——白人——而且——而且——唔，即使他是一個黑炭，我也不能用他的性命來購買我的。」

「那末好」，紅種的施洗者作答了。「我已對你開過恩，給你選擇的餘地。我立刻就來，帶着我那些教士和戰士——要末我殺死你，要末你否認你的上帝。交出那教士來聽憑我處置，那末你就可太平無事地離開。不然你的行踪就告終於此了。我的人民反對你們，直到你們的嬰兒。就是此刻，我的孩子們已偷走了你們的獨木舟。」

他指點着河那邊。幾個赤身裸體的少年已從上面溜下水去，放鬆了那些獨木舟，這時已把它們弄到中流去了。當它們漂流到快槍射程之外的時候，他們就從船邊上爬上去，把它們划到了岸邊去。

「把那教士交給我，那末你就可收回它們。喂！說出你的意思來，可是不用着急。」
史篤嘉搖搖頭。他的眼光落到了正在懷裏餵他的男孩子的那個戴斯林女人身上去，他本

來要動搖了——假如他沒有抬起眼睛來看他前面的那些男子的話。

「我不怕」，史端奇·奧文開口了。「主用他的右手支持着我，我願意獨自到這不信神者的營帳里去。現在還來得及。信心會移山的。即使在最後的一刻鐘，我也會把他的心靈弄到真理和正義這邊來的。」

「不」，史篤嘉答道。「我已答應過他，他可以不受煩擾地跟我們講話。作戰的規則，別爾；作戰的規則。他一直很方正，對我們下過警告等等——啊，該死的人，我不能破壞我的約言。」

「他會守信的，不用擔心。」

「不要懷疑這一層，我不願在規規矩矩的行事上讓一個混蛋兒勝過我。爲什麼不照着他的要求做呢——把那傳道者交給他，就完事？」

「不——不」，別爾疑惑不決地說。

「靴子太緊嗎，是不是？」

別爾稍稍有些臉紅，就停止了辯論。那紅腫的施洗者仍在等候着那最後的決定。史篤嘉走到了他那邊去。

「那是這麼一回事，施洗者。我來到你的村莊上，要想到庫尤科克上游去。我沒有抱着什麼惡意。我心中乾淨得沒有一點邪惡。現在仍舊如此乾淨。不料來了這個教士，如你所稱呼他的。我並沒有帶他來。不管我是否在這兒，他總要來的。可是他既已來了，因爲是我的

同胞，我就不得不支持他。我將要這麼做。而且，這不是什麼兒戲。你如果幹起來，你的村莊裏將杳無人烟，化爲白地，你的人民將消耗得有如遭遇了一場饑荒以後。固然，我們將沒有了；可是你那些最優秀的戰士也——」

「可是留着的那些人將太平無事；古怪的神道的說話和古怪的教士的舌頭也不會在他們的耳朵裏嗡嗡着。」

兩人都聳聳肩，轉身走開了，那混血兒回到了他自己的營帳里去。傳教士叫了他那兩個僕人到他身邊來，他們就跪下了禱告起來了。史篤嘉和別爾用斧頭砍倒了那不多幾棵松樹，把它們當作齊胸的防禦工事。那孩子已經睡着了，所以那女人把他放在一堆毛皮上，也來協助做這營帳的事。三面都這樣設了防；後方有那陡峻的斜坡，是不致有攻擊來自那方面的。當這些措施完成了以後，那兩個男子就挺身走到那片空地上去，肅清了散布在各處的矮樹叢。從對面的營帳裏傳來了戰鼓的鑿鑿聲和鼓勵人們憤怒起來的祭師們的聲音。

「最壞的是他們將一致衝過來」，別爾訴苦道，當他倆揹着斧頭走回來的時候。

「還要等到半夜裏，天光朦朧了，不利於射擊的時候。」

「不能早點開球嗎，那末。」別爾把他的斧頭掉作了一支快槍，好好地休息一會兒。有一個醫師，聳峙於他的同族人之上的，分明地站在那邊。別爾對他瞞準着。

「準備好了吧？」他問道。

史篤嘉打開了那彈藥箱，放在他的女人可以安全地重裝彈藥的地方，就發了令。那個醫

師跌倒了。沉默了一瞬間，隨即一聲粗野的號叫響了起來，一陣骨頭箭落在外面的地上。

「我倒要看一看那個叫化子」，別幽說着，塞了一個新鮮的槍彈進去。「我賭呢史鑿穿他的眉心。」

「沒有用。」史篤嘉陰鬱地搖搖頭。那紅種的施洗者顯然已制伏了他那些特別好戰的部下；那一個沒有促成一場白天的攻擊，却使那些印第安人都急急地退出了村莊，退到了火線以外去。

在他那傳教的熱情達到最高潮時，由上帝的手推送着，史端奇·奧文本來會單身跑到那不信神者的營寨裏去，滿不在乎能得到奇蹟或是殉道的；可是在這以後的那番等待中，信心的熱度却逐漸消失了，人的本性抬起了頭來。生理上的恐懼代替了精神上的希望；對生命的愛情代替了對上帝的愛情。這種經驗並不是新奇的。他可以感覺到他的弱點正在興起來，知道它是老相識。他以前會跟它奮鬥過，且爲它所制伏。他記得，當別人都在一陣沖下來的咆哮的冰塊洪流中發瘋地敲着槌的時候，他却在這危急關頭爲世俗的恐怖所嚇慌了，怎樣丟下了他的槌，狂野地央求他的上帝賜以憐憫。此外還有幾次也如此。這些回憶是不愉快的。它們使他慚愧，怎麼他的精神會這樣弱，而他的肉體會這樣強。可是對於生命的執着啊！對於生命的執着啊！他不能撤掉這個。因爲它，他那些遠祖才綿延了他們的宗家系；因了它，他被命定將延長他的（家系）。他的勇氣——如可稱爲勇氣的話——係由狂熱孕育出來。史篤嘉和別蘭的勇氣，却是黏附於根深蒂固的理想。並不是因爲愛生命較差，而是愛種族的傳統更

甚！不是因爲他們不怕死，而是因爲他們勇敢得不顧苟且偷生。

那傳道者站起來了，暫時爲犧牲的情緒所鼓動着。他一半想到了那防禦工事上去，要想到對面的營帳裏去，可是跌了回來——渾身顫抖着，哀號道：「精神動搖啦！精神動搖啦！我是什麼人，竟想撇開上帝的判斷？在世界創立以前，一切的事情都已寫明在生命之書裏了。我不過是一條虫，竟想更改其中的一頁或任何一點嗎？照着上帝的旨意，精神動搖啦！」別爾俯身過去，把他提了起來，兇猛地一聲不響的搖撼着他。於是他丟下了這國神經發抖的東西，回頭去細看那兩個信徒。可是他們顯得不大害怕，只是欣喜活潑地準備着那場即將到來的廝殺。

一直在低聲跟那戴斯林女人講話的史篤嘉，現在轉過身來朝着那個傳道者了。

「帶他到這邊來」，他命令別爾道。

「現在」，當史篤奇·奧文被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又命令道，「把我們結爲夫婦，趕快做！」隨即又辯解地對別爾說：「這事情的結局不知怎麼樣，所以我想把我的事情直直一下。」

那個女人順從着她的白種夫君的吩咐。對於她，這儀式是毫無意義的。在她的心目中，她是他的妻子，從他們親近的第一天起就如此。那兩個信徒作爲證婚人，別爾站在那傳道者上面，在他說不下去時提醒着他。史篤嘉把答應的話放在那女人嘴里；當時候來到而缺少一個戒指時，他就用自己的拇指和食指箍着她的手指。

「跟新娘親嘴！」別爾咆哮道，火端奇、奧文衰弱得無力反對。

「現在替那孩子施洗！」

「做得一乾二淨」，別爾下註脚道。「準備作新的出發」，那做父親的從母親懷裏接抱了那個孩子說。「有一次，我領到了探礦的用品，深入瀑布峽；行裝中什麼都有，只缺少鹽一項。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回的。如果這女人和小子今夜越過了這分水嶺，以後她們也許有福可享。這跟我們平時的主張差得很遠，別爾，可是不靈也一無所失。」

一杯水做好了這件事，於是那孩子被放在防禦工事的一個安穩的角落裏。那些男子生起火來，煮了晚膳。

太陽匆匆地繞到北方，沉得跟地平線更接近了。這方面的天空紅得像血一般。影子拖長了，光線暗淡了，在那些幽暗的森林深處，生命慢慢地死去了。就是河中的野禽也放鬆了它們的粗厲的叫聲，假裝着每夜就寢的滑稽戲。只有那些部落中人的喧嘩加甚了，戰鼓擊擊地響着，野蠻的聲音唱起了民歌來。可是當太陽下沉時，他們的鼓噪也停止了。夜半的靜寂是一無破綻的。史篤嘉跪着挺起身子來，張望着那些木頭外邊。有一次，那孩子痛哭起來，使他很不安。做母親的俯身在孩子身上，他就又睡去了。那番沉默是深刻而無極的。於是，突然之間，知更雀放開喉嚨歌唱起來了。夜已經過去了。

一大陣洪水似的黑色人物在那片空地上洶湧過來了。箭鳴鳴地響着，弓弦唱着曲子。尖銳的快槍聲應對着。一枝鏢槍有力地投擲過來，把那俯伏在孩子身上的戴斯林女人貫穿了。

一支耗盡力氣的箭從木頭縫中鑽進來，插在那傳道者的臂上了。

那種衝鋒是無法阻止的。中間的空地上佈滿了屍體，可是其餘的人仍湧過來，好像巨浪似的撞在那防禦工事上，而且滾了進來。史端奇·奧文逃到了帳幕裏去，其餘的人被沖倒了，淹沒在那人潮之下。只有澤·史篤嘉重新浮了起來，好像怒脾的惡狗似的撞開了那些部落中人。他已設法抓住了一柄斧頭。一只黑手抓住了那孩子的一只赤腳，把他從他母親的身下拖出來。在一瞥之速處，他那弱小的身體在空中旋了一個圈子，撞死在那些木頭上了。史篤嘉把那個人劈了一斧，一直劈到下巴邊，隨即着手肅清其他的敵人。一團野蠻人的臉孔圍了上來，兩點似的矛尖和有倒鉤的骨頭箭落在他身上。太陽躍上來了，他們在那些猩紅色的影子中間前後擺動着。兩次，他的斧頭砍得太深了，一時拔不出來，他們就對他衝過去；可是每一次，他都摔開了他們。他們跌倒在他脚下，他踐踏着死的和垂死的人，路上被血弄滑了。天色更明了，知更雀都在歌唱着。這時他們敬畏地從他身邊退了開去，而他上氣不接下氣的靠身在他那柄斧頭上。

「我靈魂的血！一紅種的施洗者喊道。一可是您是一個好男子。否認您的上帝吧，你還可以活命。」

史篤嘉罵了一聲加以拒絕——雖然罵得有氣無力，却很優雅。

「看哪！一個女人！」原來史端奇·奧文被帶到那混血兒面前來了。

除了臂上擦破了一些皮膚之外，他並沒有受到什麼損傷，可是他的眼睛極度害怕地環顧

着周圍。他那搖曳的目光看到了那個藝演神明的人的英勇姿態：雖然混身簇滿着箭傷，却宛若無人的靠身在斧頭上，滿不在乎的，不可制伏的優異。他對於那能够恬靜地走向死亡的聖門的人感到了莫大的妬羨。被這樣塑成的，當然是基督而不是他——史端奇·奧文。他爲什麼不行呢？他隱隱地感到了祖先的作祟，那種由過去遞傳下來的精神上的孱弱；他對於那使他成爲它的一個這麼懦弱的僕人的創造力——雖然他極願加以象徵化——感到了憤怒。這種憤怒和環境的壓力，對於一個比他還要強的人已足以釀成變節——對於史端奇·奧文簡直是必然的事了。在害怕人的憤怒之際，他會冒使上帝發怒之險。原來他被抬舉起來爲主服役，結果却只是被拋棄。原來他得到了信仰，却没有同時得到信仰的力量；人家給了他精神，却没有給他精神上的力量。這是不公平的。

「現在你的上帝在哪裏？」那混血兒問道。

「我不知道」，他僵硬地直立着，好像一個在背誦「教義問答」的孩子。

「那末你可會有過上帝？」

「有過的。」

「現在呢？」

「沒有了。」

海·史篤嘉揩掉了他眼睛上的血，大聲哭了。那傳道者希奇地望着他，有如在夢中。他感覺得一種無限的距離來到了他那裏，彷彿隔得非常遙遠似的。在已經發生了的事件和將要

發生的事件上，他是無分的。他是一個旁觀者——站得遠遠的，不錯，站得遠遠的。那一種的施洗者」的話總約地傳到了他那裏來。

「很好。放這個人去，好好的照顧他，使他不要受到什麼損害。讓他太平無事地離開這兒。給他一條船和吃的東西。叫他朝那些俄羅斯人駛去，使得他可以去告訴他們的教士，在紅種的施洗者的國度裏是沒有上帝的。」

他們帶着他走到那陡峻的斜坡邊上，就站住在那邊看那最後的一幕悲劇。那混血兒回轉頭來向着海·史篤茲了。

「上帝是沒有的」，他提示道。

對方的男子笑了一聲，算是回答。一個年青的戰士準備好了一支鏢槍，預備投擲過去。

「你有上帝嗎？」

「有的，我祖宗的上帝。」

他挪動了一下斧頭，把它握得更好些。那一種的施洗者」發了信號，那支鏢槍就以全力插了他的胸脯裏。史端奇·奧文看到那象牙色槍頭戳出在他的背後，看到那個人搖曳了一下，大聲笑着，跌倒時使那槍桿折斷了。於是他沿着河流駛下去，以便把「紅種的施洗者」的這個自訊帶給那些俄羅斯人：在他的國度裏是沒有上帝的。

(野天虹譯)

平常的故事

愛沙尼亞約翰·李扶

一篇篇的故事都如此開始：什麼地方遇到了非常的什麼，什麼地方就要遇到什麼，或者是什麼地方已經遇到了什麼，那些所謂非常的事情。

在這一篇文章中，卻沒有非常的什麼。這沒有別的什麼可講，除了只有那個窮苦的普納蘇·瑪麗。

普納蘇·瑪麗的一生中，實在沒有遇到非常的什麼，開頭也沒有，結尾也沒有。她怎麼活下去，別的許多人也這麼活下去。蓋在墳頭的小十字架，有一些在今天豎起，別的一些已經毀壞，第三一些有一半倒下了，第四一些已經落在地上——他們大家都講述着那些曾經生和活，又死去，正像普納蘇·瑪麗一樣的瑪麗們。

當她半歲的時候，她的母親死了，當她爬着跌在門檻上，碰傷了她的額角的時候，那牧人的妻子就帶去，養她。那兒，她坐在地板上，裹着一片破大衣，這一直到她會走路。她的父親是在她出生之前已經死了。

在她牧着村子裏的豬，將近十六歲之後，她很交運：她餵了有一小塊田地的主人的妻子。如果村子裏的主婦們要給編織的東西尋出一張滿意的圖案，她們就從瑪麗那兒取來；如果主婦們要給她們的奴婢指出一個模範的禮物，她們就提著瑪麗；而且如果有人希望富有和幸

福，他們就願意像瑪麗一樣；甚至於一個乞丐要在夜半攙住她，那也就在普納蘇那兒。

普納蘇是那一小塊田地的名字。

瑪麗的丈夫死了的時候，她有五個兒子。最大的一個在牧場上快樂地唱歌，最小的一個躺在搖籃裏。

中間的幾個還都哭喊着，常常在同一的時候。

瑪麗替這一個切開麵包，替那一個穿上襪子，替那三個圍着食巾，還要幫麥子給僕人，肆意欠下的信用押款每年付清了沒錢，雖然她的丈夫在買那一塊田地的第一天，就用光了他的最後一個盧布。

有好幾次，他們說，瑪麗待孩子太嚴厲。但是，他們自己且去試試，怎麼使孩子聽話，先去試一下，然後再說！況且，如果你們竟有了他們五個。一會兒鞋帶當做弓弦了，一會兒割斷了紡輪上的繩子拉木馬了，一會兒一個去看無善的苗牀了，一會兒浴室的屋頂踏壞了。你一聽到那兒，那兒就需要打一頓。

然而瑪麗終於養大了她的兒子，因為是可以免了兵役的那樣的時代，瑪麗使第一個兒子做了家主，第二個副家主，第三個種牛痘的醫生，第四個給別人做繼子，第五個鄉村教師。一切都為她「自己」留着，她並不需要別人的幫助，正如以前教養的時候，也並不為了他們去向誰訴苦。

兒子們像杉樹一樣長着，母親却向地下個個僕着。母親並不要求兒子的什麼感恩，對他們

，連提一提起，也不想到。到了已經是兒子們自己當家了，母親還是送給他們小小的包兒和匣子。她從來不對他們說：「付一點錢吧！」

但是瑪麗的不幸的日子却臨頭了。四個兒子在一年之中死去。她一個一個地送了葬。她在家裏幹的事，誰都看見——她却永不跑到村子裏的誰那兒去哭去。

當電火燒着那間她的長子當家的屋子的時候，他們只從火中救出了瑪麗一個人。一切建築都燒得精光。

新主人讓瑪麗住到他的小屋裏。

她現在是，手裏拿着拐杖，每禮拜日跨着抖抖的步子，爬上教堂的小山，去做禮拜，他們對她說：

「去請求本鄉的貧苦救濟金吧，你實在很合格了。」

那時候，瑪麗只靜靜地望着他們，說着：

「只要我的手指能夠織襪子，我還不需要那錢。」

「有誰給你一點什麼呢？」

「就在昨天，東家太太給了我一小塊麵包和一小瓶牛奶。那就是我老太婆需要的東西！」

這是關於普賴登·瑪麗的故事。

(孫用譯)

配拍息湖上

愛沙尼亞約翰·李扶

「我們去，萊因！」約克望一望天——說出這來，在他很不容易。

他的同伴疑惑不決地向他望着——並不爲了他所說的——連他自己也要對他這麼說哩，但是這向同样的注視很使他安慰。

「我們要淹死了，約克。」

「如果我們要淹死，我們也聽天由命了，萊因！」

兩人重新用眼睛測量了一下這廣大的冰湖。路却看得出來，他們倆又都是勇敢的跑路的，他們要在黃昏到家。

「我去，約克！」

「我也去！」

「我們淹死就淹死，約克。」

「不是活，就是死，萊因。我的妻在家裏——她也許因此死了，我也不能再看見她，如果這冰居然破了。」

約克和萊因熱心地上路了，大家攙着手。強烈的南風從四面吹來，巨大的雲朵遮上了天空，然而他們的心很勇敢，他們的腳力很健，在他們和湖岸之間的距離也迅速地擴大了。

切似乎很成功。陰沉的天氣並不使他們怕，到日中，他們當然可以到湖的中央了。這冰還很含水分，可是却没有破裂的地方。

現在雪花飄着。風嗚嗚得更有力量了，把雪吹到人們的臉上。他們幾乎看不出路了，看不出枝條了。兩人有一點慌張，然而仍奮勇敢地一步步前進。照時候看來，他們已經走過了湖的一半，但是因了強烈的風，太難前進了。牠搖動他們的衣服，撕開他們的衣襟，她似乎怒極了，竟有人敢挫折牠的威勢。

看——那是什麼——遠遠有什麼響着！好像麻木不仁了。約克和萊因傾聽着——的確，遠遠從風吹來的一方響着。是水！湖面的冰破裂了。兩人實在還看不出牠破了，但是他們却很明白，在遠遠的地方遭到了什麼：水湧着，冰塊跳舞着，而且，咕咕格格地，波浪衝碎了一塊又一塊。可怕啊，可怕啊！

「我們要送命了，約克！」約克喊了起來，除下帽子，喊着「我們的父」。——「前進，約克！——他那時候喊着。

兩人很快地走去，嘈雜的聲音更響了。冰在脚下呻吟着，顫抖着。「前進，前進，快一點，快一點！」

兩人停了一會兒。他們解下腰帶，連接起來，因為還不及預計一樣長，他們又把麵包袋子扯成一條條，又插緊了，縛在一起。兩人都用一端纏住自己的手。假如有一個倒下，別一個就可以拉他起來——只想冰久久不破，再也辦不到了。這一切很快地過去了。他們都答應

照管各人的妻子兒女，那就是說，如果他們之中有一個得救。前進，前進！嘈雜聲更聽得見了，風變成了真正的暴風，雪花像從包裏中傾下來！上帝呀，上帝呀！

「如果我得救，我要捐一個燭台給教堂，」萊因喊着。「上帝呀，上帝呀！」

約克什麼也不回答，但是在他心裏，他却答應了：如果上帝救了他，他再也不打他的妻子，再也不將出賣的麻線攪水，去欺騙商人，再也不在夜裏到鄰舍的草地去牧馬，再也不在教堂裏說教的時間瞌睡，再也不把麥殼混在送到官倉去的麥子裏。再也不幹像這一類的什麼了。

假如有虔誠的牧師能够在這一刻兒看到他們的心，他要多麼快樂啊！

「快一點，快一點，上帝呀，上帝呀！」

「上帝呀，耶穌啊！」

「如果我們能够再捱一小時，我們就有救了。咕咕格格的冰已經聽得很清楚了——如果我們能够再捱一小時！岸已經不遠了。快一點，快一點！……」

水從靴子下面噴着，在冰上也已經有那麼多了。已經——啊，洛虎索的教堂的尖塔已經顯出黑影來了，但是連水也望得見了！

大約還有五佛爾斯塔……

冰顫動着，呻吟着，有了裂縫了。如果我們能够再捱半小時，上帝呀！

只有一佛爾斯塔了……

冰在脚下陷落了——覺得很清楚，牠像粥一樣軟，然而還擋得住——只要一個大波浪，就打破了。只有一個詞兒，在兩人的嘴上，唯一的詞兒：上帝。

只一半佛爾斯塔……兩人從這一塊冰跳到那一塊冰，這不止一次，他們互相從水裏拉起來，還在生死關頭掙扎着哩。

還在——？

「哈，見鬼，岸哪！」萊因喊着，他從冰塊上跌下水去，一直浸到腳膝，——「約克，岸哪，見鬼，腳已經踏到底了！」

★

「燭台到底是燭台，」萊因想着，不捐燭台了，只捐了一個小小的燭臺。

★

★

約克在一星期之後，送麻線到商人那兒去，他用枝條把一束一束的麻線，都灑透了水：「捐稅太重了——對於商人，一兩個盧布實在算不了什麼。」

雷兒的兩篇，都從世語本「愛沙尼亞文選」譯出，「文選」中註明：自作者的「故事十篇」選譯。篇中的「佛爾斯塔」，係愛沙尼亞度名，與俄里同，合一。○六七公里；又「盧布」，係俄幣，大約是世譯者所改。

作者約翰·李扶是愛沙尼亞的詩人和小說家。譯者還譯了他的四首詩。關於他的介紹，譯者譯過一篇「愛沙尼亞文學概觀」刊載「十日談」第四輯，可以參看。（孫用譯）

一個受騙的女孩

M·巧萊穆希那著

那少女養了一個私生子。

她用一塊頭巾披蓋了她的長髮辮（註一），哭泣着，她用手蒙着臉。

她受了騙。她帶着她的私生子走着。

她在樹林中悄悄穿過。她踐踏的地方，青草便起火。橡樹索索地響，她脚底下的地面顛抖着，太陽沉下去了。

一隻杜鵑坐在一根樹枝上鳴叫。

「你不要叫吧，杜鵑。自從吃了那地主的麵包以後，我就不再是處女，我不敢聽你的叫了。我何必瞞你，我何必叫你不快活呢？」

「你曾經給我一個花環（註二），我的愛，一個鮮艷的花環，這花環扣在我的胸脯上。看，多美！花環啊！樹林看見我有這麼一個花環也在驚歎啦！」

「我就要到村子裏去，別人會注視我。我走過的時候，他們會打唿哨，止付我，向我廢詞。」

（註一）俄國舊日風俗，處女才有梳長髮辮的權利。

（註二）花環是處女的標記。

「他們曾問我：『你在哪裏買來這樣一個花環呀？你在哪裏摘集了這樣的花朵呀？』我就回答他們：『我曾經住在一個貴族的宅邸裏，他有這麼好的一個花園呀！』或者我老實告訴他們，『那貴族夜間捆綁了我的手，我無助地躺著……』或者我不對人講話，躲避那些男子。」

風呼呼地響着。風預報她的恥辱到村裏去。風讓出路來給這受騙的女孩行走。風聚合了花朵。

一隻杜鵑坐在一個樹枝上鳴叫……：

「你曾經對我預言了這麼好的命運，杜鵑，這麼歡樂的生活！現在，一個新生命貼着我的胸膛，永遠跟我並存了。」

「村子裏的風流少年遇見我，他們就要問我：『甚麼地方會有這麼罪惡的小伙兒，竟然糟蹋了你呀？』」

「我就回答他們：『但願你們在我們要成爲處女以前趕快跟我們結婚吧！從前你們爲甚麼迴避我，去尋求嫁資豐盛的呢？』」

「這就是我要向他們講明的……」

「不，我甚麼話也不向他們講。我單是責罵他們爲甚麼放一個女孩兒離開村子。」

「如果我不責罵，我就懇求他們一伙人：『不要怕我，小伙兒，我不會給你們帶來恥辱的。我將來決不到跳舞會去。不要嘲弄我，我被判了罪，我的心是沉重的。』」

「我還要警告女孩子：『注意我呀，姐妹們，因為我的命運也許正是你們的。』」

「哇——哇，哇——哇，哇——哇！」

「睡吧，我的孩——孩——子！」

私生子提高喉嚨盡量啼哭，因為他是罪惡的兒子。他沒有父親來向他搖手勸氣，或者咬牙切齒，喝止他的哭泣。

「哇——哇，哇——哇，哇——哇！」

「我一個人的私生子啊！」

山峯不能再穩穩不動，天空搖抖着，宇宙振盪起來，好像在搖籃裏一般。

「咕——咕——咕——咕——哇哇！」

「我一個人的私生子啊！」

「我要跪下，我要迎接我的父親和母親。」

「我的母親會覺得她的老年頗有福氣，便喜悅道：『嘿！我居然活着見到一個安慰物，

有了一個外孫女！』」

「我就告訴她：『你曾經吩咐我，媽媽，要服從那貴族！我是一天到晚服從他的。』」

「我還要吻我父親的手：『爸爸，我有罪，只因為我曾經到城裏去作工，因為我曾經作

工，並且靠了作工養活你們罷了。當我作工作出來這個東西的時候，貴族就革退了我。所以我來找你們。我是你們的客人。」

「於是我的母親會提起我的髮辮，我的母親會提起他孫女的脚，無情地痛打我。」

「我就請求他們可憐可憐我。」

「然後我去尋找一個深深的水池。」

「於是一切都完結了……」

M·巧萊穆希那 (Marko Chermshina 1874—1927) 是西烏克蘭傑出的小說作家，廿二歲時曾在維也納大學學法律。學生時代，他就開始寫短篇小說。他極受大作家巧爾尼雪夫斯基的影響，尤其為巧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何為」所感動。他的短篇小說，美麗如同散文詩，揭發了烏克蘭農村在波蘭貴族，憲兵，官吏壓迫之下的悲慘與貧

一九四四年九月重抄于木洞

(汝龍譯)

聖尼古拉被捕了

M·巧萊穆希那

「噓，他從那邊來了！」

「向誰飛了？」

「向我們！」

「他在甚麼地方！」

「噓！他已經走近普里亞柯的屋子——華西里，再跑到頂上頭來。」

「做甚麼？」

「用那些碎麻蓋好衣服，放一塊石頭壓住那木板。」

「已經這樣做好了！」

「脫下你那皮短大衣，因為他要搶去的。」

「不，他搶不去，我就要逃跑了。」

「母親已經藏起她的頭巾了嗎？」

「是的，她已經藏好了。」

「那土坑怎麼樣了？」

「我已經用灰爐蓋好了。他看不出來的。」

「爸爸！」

「幹麼？」

「讓我也戴上你的帽子吧。」

「拿去，你快逃跑吧。」

從籬牆後面那一邊出現一個男子，周身穿着黑衣裳，戴一頂帽子，一根棕色的帶子裝飾在帽簷的周圍，帽子前面有一點圓鈕扣，那鈕扣從光滑的帽頂上突出來。這男子的左臂下面夾着一本大書，右手拿着手杖。兩個農民跟在後面。其中一個帶着一大捆農民的衣服。

「庫里洛·希富竺柯在家嗎？」

靜默……

「喂，庫里洛·希富竺柯在家嗎？」那男子更加高聲地叫嚷道。

「他怎麼會不在呢——老爺！」一個沙啞低抑的咳聲從小屋裏回答。深黑的，滿佈煤灰的門呀地一響，一個中等身材的男子出來了。他有一張消瘦的，起皺的臉。他的頭髮沒有梳理。一件烏黑的破襯衣露出他那骨節稜稜的胸膛和乾枯的肋骨。他穿着襤褸的淡紅色褲子，沒有穿鞋。其實，不必介紹他。積年累月的災難造成了他的這種身軀，將粗劣的字烙在他的身上——農奴。

「我在這裏，謝謝上帝！」庫里洛·希富竺柯答道，一鞠躬。

「爲甚麼叫你的時候你不答應？」客人喊道。

「我答應的，饒恕我。不是嗎？」

「我們來拿你的東西去抵償租稅。」

「是，尊貴的稅官大人。」

「你有甚麼樣的牛？」

「您是說球？我們沒有，只有四面光光的牆壁。我是精窮的，和善的老爺。」

「我是說，你有牛沒有？」

「沒有牲口，這是上帝的旨意，親愛的老爺，我們已經許久沒有吃到肉了。」

「你說謊！稽查，我們進去吧。」

「謙卑地歡迎，親愛的老爺。」

收稅官用他的手杖推開那半開的門。門咯吱吱地響着，被拋到牆邊。收稅官低下頭，邁過門檻。一個稽查跟隨着，後面是希富竺、柯、另一個稽查帶着他那捆衣服留在院子裏，給另一個準備好繩索。

「但是你的東西在甚麼地方？」收稅官問道，望着光光的牆壁。

「我們窮啊，青天大老爺。四面牆壁和——您用尊眼看一看吧，親愛的老爺，上帝保佑您！」

「我看不到甚麼東西啊。」

「噯，這裏沒有一件上眼的東西給貴人的眼睛看得上啊，沒有別的，只有災難和貧困

「這人就是你的老婆嗎？」

「是的，老爺，她是。」

庫里洛·希福竺柯的妻子，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穿着黑襯衣，沒有頭巾（註），走近她的丈夫，向收稅官的眼睛側目瞥看了一眼。

「我們甚麼東西都沒有，仁慈的青天大老爺。我連頭巾也沒得戴。」

「我們沒有東西，」希富竺柯響應道。「我們說不定要餓死的。」

「可是你們睡在甚麼地方？」

「不敢欺瞞老爺和聖像，我們睡在地上，孩子們睡在橈子上。」

「你說你們睡在甚麼地方？」

「在光光的地上。」

「可是你們的枕頭在甚麼地方？」

「沒有枕頭，我們把頭枕在我們的拳頭上。」

「你胡說。」

「我們所有的東西全在這裏了，老爺！您可以選擇任何地方去搜查。」

收稅官迅速地邁步穿過房間，用他的手杖撥弄第一個牆角，又撥弄第二個，第三個，以（註）在烏克蘭，即使最窮的農婦，通常總戴一頂頭巾。

及第四個，他看見那裏沒有甚麼可拿去的東西。一條長木板釘在三個木樑上，佔據了牆壁的前面，還是當作樑子用的；一塊短些的木板作為一張「桌子」。房間的中央是一個土炕，裏面是一點灰爐——這是「火爐」。

收稅官全都看在眼里裏，但是他繼續「搜查」。忽然，他止步，他的目光不期然地落在「桌子」上方那一個木偶像，那神像被這麼多的煤灰遮蓋着，以致只可以看見灰黃色的木紋，而看不見聖徒的臉、頭、和靈光。這聖像，顯然由一個高明的能手彫刻出來的，尊嚴而悅目。希富竺柯留意到這位貴人凝望着這神像，並且搔着自己的頭。

「你有一座像啊，」收稅官自言自語道。

「原諒我，老爺，它是聖尼古拉（註）。」

「可是雕工倒是精巧的。」

「我的祖母雕刻的。」

「你從哪裏得到這神像的！」

「我已經謙卑地奉告過您，從我的祖父和父親傳下來的。」

「證人，把這神像拿走！」

（註）聖尼古拉（St. Nicholas），大約紀元三百年時小亞細亞myra地方之牧師，爲俄羅斯及航海者、童女、嬰孩等之守護神。

「但是怎麼可以呢？頂頂親愛的大人。發慈悲吧，把這聖徒留給我們吧，」庫里洛懇求道。

「可憐可憐我們吧，親愛的青天大老爺，」庫里洛的妻子悲聲道。

證人並不等待回答，迅速地從牆上拿下神像來，帶到院子裏去了，一些灰塵撲下來洒在他的身上，一方佈着蛛網的空地留在掛像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家裏沒有聖徒怎麼行呢？」庫里洛痛苦地說道。

「不要侮辱我們的家庭吧，親愛的老爺，」庫里洛的妻子哀叫道。

「別費話！我還要拍賣你們的房子哩，如果你們不付清稅款的話。你們的債務還沒有了結呢，」收稅官叫囂着，走出了草房。

「稽查，再到黑里茲·塞英的家裏去。」

他們揚長走了……天正在逐漸黑暗下來……

「媽，我就要去睡了，告訴我們的父親吧，」小小的安尼琪加說，她吃過飯後靠在桌旁開始渴睡了。

「跪下，我的孩子，合起窠來。」

安尼琪加跪下，合着掌，舉起眼睛望那曾經掛着神像的地方。現在那裏只有一塊光光的牆壁。她的目光巡視着所有的牆壁，但是看不見神像。她探究地凝望她母親的眼睛，悲傷地

開口道：

「媽，聖尼古拉在哪兒？」

華西里科和彼德里科望着牆壁，同聲問道：

「爸爸，媽媽，聖尼古拉在哪兒？」

希富竺柯望着她的妻子，她望着他。他們歎口氣，然後他說：

「聖尼古拉被捕了！」

「那收稅官已經把它拿走了嗎？」

「是的，孩子們，他拿走了。聖尼古拉被逮捕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重抄于木洞

(汝龍譯)

頑童

捷克O·提爾

假如那博學的法官許諾的話，我真想謝謝他那篇雄辯的辯護，雖然它的精闢，透徹與效能，已經由於我的被判決而結果了。我這樣說，全不帶一點憂悶或者諷刺；我很知道大家眼中都認我的行為是十惡不赦的。

我並不要人家的寬恕。可是在我死去以前，我得脫幾句，好作心理學家把我分析成某一種典型的根據。那麼，以下就是我要說的：

我是一個小市鎮的稅關吏的第五個，也就是最小的一個孩子。比我更年長的還有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父親曾經爲了連養三個女孩而着實苦惱了一場。據說我的哥哥生下時，父親簡直快活得發了瘋；可是這點快樂太短暫了，因爲那孩子小時候不斷地病着，每年冬天都在奄奄垂斃的危殆中度過。

因此，父親所有的希望便都彙集在我身上了。我是那鎮上第一個有橡皮輪轎車的孩子，這成了若干年後尙爲金鑽的人所爭頌的美談。我給穿着，打扮得像個洋囡囡似的。當保姆帶我出門的時候，我被包在金光燦爛的紅色披肩裏。人們跟在後面嘖嘖稱羨，當地的達宦太太們，公爵夫人有一次在市場下了車，當着衆人吻我的前額。先生們，想想我父親這時候該是

怎樣的快樂啊，他是一個出身微賤的人呢！一連串的快樂——在大學裏取得學位又娶了個相當富裕的妻子，使他變成個野心勃勃的人了，他往往用一副像是在社會上成就了若干事業的眼光看待家裏的每一個個人。不幸我的哥哥和姐姐們都長得和母親一樣，是一個不大漂亮的矮個子，圓圓的草正如一粒肉球；他們也完全承繼着她一副農民的愚癡的腦筋。

父親於是把我看作全家唯一的希望了。我立即享受着無上的特權；我任性地敲打保姆，把最年青的姐姐抓來當馬騎。我的稀疏的頭髮要特別精細地給燙得捲曲起來，加上一對亮晶晶的碧眼和那一條鑲着金邊的繡花領，看來活像是凡台克的畫像（註一）。的確，只要我打扮打扮，裝裝笑臉，要掩盡我的頑皮相也實在易如反掌。然而我的罪過却越來越深重了。有一次我踐踏了園裏的花壇把花草全都踩光了；我又用石塊把園丁的兒子的腦袋打得出了血。有一天，我打着槍玩，子彈打中了房裏的帳子，火燃起來了，險些兒延燒着全幢屋子。父親往往在我做錯了事的時候要不高興的，可是我就撇着嘴，睜着眼睛，一句話不說，父親便會立刻和悅起來，格外對我表示撫愛，給我一個辨士，於是我便滿意而乖起來了！因為一個辨士可以買十個心愛的雪餅呢。

我還不到十歲就到學校讀書。先生們對於我的聰明很覺驚奇。但是我却不喜歡念書。教室裏那種緊張的空氣對於我簡直一點不合適。我漸漸瘦下去了，而且時常頭痛。後來我被另眼看待了，然而痛苦在進學校的時日中，總是不斷地來糾纏。我想那些同學都是一些粗鄙兇悍的傢伙，他們譏笑我，多多糟蹋我，弄得我如像墮入一羣猴子隊中似的困惑。他們把醫生

給我補血根的藥酒喝了，把我袋子裏藏着的肉餡麵包翻出來吃掉了，媽媽給我的朱古力糖也搶了，我氣死了，我哭着回家。

最後，爸爸和媽媽都決定給我停學，我從學校裏搬回來了。我於是整天在百樂室裏玩，我的歡笑聲便又響徹了整幢屋子。

後來我進中學了。幸運重又庇蔭着我；再不必勉強去工作，而大部分時間却在課桌底下和鄰座的同學耍着特里特勒（註二）。先生們一致讚揚我是一個天才，可是沒有好好運用。

十三歲那年，我父親要我遷到布拉格（註三）。這一次環境的轉變，實在是我一生禍福的關鍵。在鄉下我們是被譽為小康之家的；如今我們到了一個地獄似地煩躁的城市，那裏的女人全穿着得異常嬌艷而華麗。父親曾經是個有權威的地方人士，現在又成了無數公僕中嬌嬌的一員了。

先生們習慣上總忽視一個從邊鄙地方來的學生，以為這都是缺乏好教養的。他們簡直把我當魔鬼在折磨。他們不是把我看成蠢貨，便是把我當作危險的廢料。我從不曾邀過人家的青睞，而看到的又全是別人在受着先生的寵愛。有一次，我冒險把我的意見，向一個不受說話，掛着一副小販相的矮個子，專會給學生苛刻分數的拉丁文教授提過。

從此學校簡直變成了刑場，而先生便是劊子手。我却變成個精神病患者，時而號洩痛哭，時而發瘋似地暴怒，跟要好的同學打架。

最後考試的結果，我五個學科不及格，這使爸爸和媽媽開始變了心。我的大哥，一個貼

實的工人，他始終被家人看成一團草包，然而因了他能够兢兢業業於正經的事務，却得相當好評。我呢，一個十足的「怪物」反而落後了。哥哥每當有了上進時，星期天父親便會給他一根雪茄作爲一種新的鼓勵。我真恨他得着那一根雪茄；恨他篡奪我在家裏的地位；恨他正如恨學校裏的先生和同學們一樣。

這時候，武備學堂那個表兄弟成了我的理想伴侶。我時常到約瑟廣場，他們的營地去看他，興高彩烈地聽他們的來福槍射擊，兵士下操時有節奏的步伐，銅鼓聲乃至稍息後的嫵媚的笑談。在兵房酒家裏抽雪茄，飲酒；在那裏我第一次聽見人家談着女人，而這思想便滲進我的心裏，像一般執袴少年所有的一樣。我幻想着穿着金鈕扣的藍色制服，帶上白手套去追逐女人的樂趣。

之後，有人勸我進武備學堂。我必須經一番體格檢查，而醫官却告訴我不適於服兵役，因爲我身上具有一種先天的弱點。我跑出來，在走廊上傷心地痛哭一陣。我給毀了，我的父母親爲什麼生下我這樣一個殘廢的人呢。

工作於我比以前更加乏味了。我敢說如果父母對於我的生成殘廢有着相當責任，他們就該償還我那已經失去的快樂。對於這一點，我是異常明白的；我確信，這是他們對於我應盡的義務，而不是我對他們的。

然而當我堅決拒絕再進那刑場似的學校之後，父親却硬要我去當泥水匠的學徒了。巧得很，我的師傅却帶我到兵營附近建築一幢新房子。終日我便又想念着操兵。士兵背

着的槍刺，跟伙伴們去襲擊敵人的情景。而一方面我却又得搬運磚頭，給醉醺醺的工頭送煙草，而心裏却又想着軍隊闖入摩爾達維亞（註四）了。

後來，我的父母親覺得這樣下去是不成的。他們便把我從泥水匠那裏接回來，從此我便過着奧特賽（註五）一樣的生活了。我當過省城裏所得稅局的書記，當過化學家的助手，也會在那終日令人醉昏昏的造酒廠裏做過工，在掌櫃的桌旁，傾聽着錢幣的叮噠聲。這其間，我有時工作連續兩個月，有時半個月，可是由於我那厭惡工作的劣根性，終於甚麼事也沒有做到底。父親對於我，簡直不知怎麼辦好，送進頑童感化院吧，母親是不願意的，她一聽到這消息便會痛心疾首，幾乎致了命。

我二十一歲了，還是終日穿着襤褸的衣服，帶着油垢的硬領徘徊在布拉格的街道。做買賣的喧囂聲，電料店的裝飾得閃閃爍爍的窗戶，這些對於我，都好像是些食物對於飢餓者的刺激似的。我的手插在衣袋裏搜索銅板，鵠立道旁呆看那如潮浪般的行人。我看過胸部隆起；披着綴滿花邊的最華麗的圍巾的女人；纖手白嫩的女人，穿着黑皮高跟鞋的女人，我真想攔她們一下嘴；可是無數迷人的女性從我身旁，理也不理走過去了。這使我幾乎發了瘋，我曾感起來了。我幻想着，我諦聽那滴滴答答的馬蹄聲，叮叮噹噹的洋錢聲，我將用它們來買一個嬌媚而美麗的小東西。

啊，這些女人真够使我頭痛！然而先生，你可知道麼？你有够多的錢就可以辦幾個情婦，而當你攪得厭了，你就索性娶了她們，於是你便可以有了纏膝孫兒孫，坐在家裏悠閒過

日。

我的神經變得異常容易衝動，當我一遇着那些和我同樣潦倒的人便要生氣。我們幾乎天天見面，天天都各執己見而在各人的佈滿水蒸氣的小樓房裏爭辯，在沿着堤岸的無盡頭的散步中爭辯，在終宵開放的咖啡店裏喝乾一杯一杯的咖啡，爭辯着耗盡了好幾個時辰。

有時候，大家一齊跑出來，叫着喊着互相擁擠，就像是要跳下萬丈深坑裏去似的。

我開始讀那論述社會問題的名著了，那些名著啊，光是書名就够像你先生這樣的資產階級戰慄了。我試在這些名著中找尋關於爲什麼我所缺少的，而有些人却正在恣意享受的答案，然而結果只叫我失望。

先生，這就是我唯一的理由了，爲什麼有一天我要在那最先妨害我的思想的，有錢的胖子身上打了三槍？對於他，我沒有一點私人的仇恨，就是你，曾經爲我熱烈辯護過的，要是你就是他，也是同樣要犧牲的。在我想來，這種爲富不仁的傢伙，只不過象徵一種工作並不如我多，却反而富有安樂的有閑階級。這所謂富有與安樂，即便一兩星期中將到了被絞殺後的另一世界。我怕也是永難獲得的了。

（方聞譯）

附記：作者 O·提爾是捷克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可惜於三十二歲時便夭亡了，留下的作品並不多，都却篇篇都是成熟的作品。

註釋：

譯者

- 一、凡台克（一五九九——一六四一）比利時畫家。
- 二、特里特勒，一種賭博，類似中國的擲骰子。
- 三、布拉格係捷克的首都。
- 四、摩爾達維亞在羅馬尼亞。
- 五、奧特賽為荷馬史詩奧特賽中的英雄，是一個長期漂泊的冒險家。

黃昏

波蘭什朗斯基

陽光照到燦爛的黃色的薄霧裏；把它染成奇異的斑紋，正如透明的塵土似地籠罩了遠處的大地。太陽下去了，它到那剛剛被開墾的土地，那上面還留着幾株茂密的赤松和那山邊將要腐爛的黑樹後面去了。它的光還照着茅舍的屋角，把它鍍了金染成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黯的雲層閃爍地投射在水上。

前些時下的一陣雨，把池塘似的平疇和新開墾的山，統統浸在水裏了。那些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和已經播種的新田裏，積水都已變成赭色；五光十色的水面，看去正像一片溶化的玻璃，閃閃爍爍的紫色的影，射在灰色的坍塌了的土堆上。這使它們都變成金色；兩岸的野草和田邊的灌木也一齊蒙着奇異的、暫時的光彩。

被一個長着疏落落的樹木的小山圍住的深幽的山谷中，小溪在它的東西南三面流着，流着向遠處去，造成了許多灣，沙灘，池塘和河。溪邊長了蔓蔓的水草，香蒲和一叢叢的柳樹林。那赭色的積水在粗大的荷葉和水草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羣鴨子，伸着脖子在上面飛過，瑟瑟的翅膀聲，打破了一時的岑寂。此外一切是死樣的靜。連那綠色的青蜓，以前老是在蘆葦旁邊，展着薄紗似的翅膀飛翔的，現在也不見了。

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的水面上，管自用一隻腳撐着佇立在那兒。——有兩個人卻正在那裏工作。

這地原是那農莊裏的。以前那少年地主，常時帶着他的小狗在這裏閑步，獵取野鴨和翠鳥（以前樹木未砍去前，這些鳥原是很多的）自從他把田地荒了，又浪費了自己的產業，活不下去了，便走到華沙去，排個冷食攤子賣汽水過日。

精悍的新地主來了。他出去檢視田地，手裏拿着一根手杖，站在那沼地當中，手指不斷地摸擦着鼻子。他伸着手到池塘裏探索，又挖了洞，用尺一量，然後向空中嗅着氣——後來他居然發現了一件奇蹟。他叫管家的僱了工人來挖爛泥，用獨輪車運到田裏，他們把這沼地一直挖深到可以造成一個池，於是築起一個壩，再找更低的地方造第二個，這樣一直造了十三個，然後掘了溝渠，把水放了，又築了許多閘子，在池裏養着魚。

瓦勒吉巴拉是一個短工，他沒有田地，只靠替人做工，賺點工錢度日。這一次他被僱去搬運爛泥。他原是舊地主的馬夫，但新地主一來，他便呆不下去了。因為新地主一來，新管家便將工錢和食料減少了，他們說是又查到了一切被竊的東西。在舊地主時代，每個馬夫原只用半斗的雀麥飼馬，剩下的便都在晚間被弄到酒店裏換煙草和燒酒去了。新管家一來，這件生意自然沒有了；此外，他又扳起臉孔把這些罪名統歸在瓦勒身上，打了他幾巴掌，把他趕掉了。

之後，瓦勒和他的妻子只得靠在村裏幫人過活，因為他們找不到做工的地方，而且也沒

有找到工作的希望，原來那個管家，已經把他的信用全都取消了。每當收穫的時候，他們勉強還可以從各個農家掙到幾個錢，但一到冬天或初春時候，他們却餓得檢直不能過活。那男的一身粗骨，鉄一般的筋肉，已經瘦得同木板一樣，蒼白的臉色，彎曲的肩背，顯然是餓得非常衰弱了。那女的和平常的女人一樣，靠着她的鄰居，生活還能够自己維持；她賣香罩，蛇莓和草蓐給田莊長或猶太人；總之，她已經能够賺得一塊白麵包吃了。然而沒有能够吃得飽，因為若是打稻，她終比不上那些男子漢。當管家的命令着叫人去挖地的時候，他們倆眼睛裏彷彿都在發了光。管家的會說口答應，每挖兩立方碼可以得工資三十戈貝。

瓦勒要他的妻子每天從早到晚挖地。她挖了，把爛泥裝滿獨輪車，他便推過沼地上架的那塊跳板運到田裏。他們有兩輪極大的獨輪車，瓦勒還不會把空車推回以前，第二輛已經又裝滿了；他把帶套上了肩膀，推着車上山坡去。鉄輪吱吱叫得怪。獨輪車從跳板上走上去的時候，那濃黑惡臭的爛泥，雜着池塘裏的水草便流了出來，流到他裸着的膝蓋；爛泥濺滿了他的項頸和肩背，把他的褲子染成黑臭的花紋。他的兩肘的關節都在作痛了，兩隻脚因了長久浸在爛泥裏也疼痛而且僵硬了，——但這麼做了一天苦工，他們便掘了四立方碼；他曉得，他可以賺到六十戈貝了。

他們很有希望了，因為這麼工作到秋末，便可以賺到三十盧布了。那麼，他們付了租金，便可以買到一桶鹽菜，五斗馬鈴薯，一件衣服，幾雙靴子，幾條圍巾和女人的土布衣服，做褲子的布料。那麼，他們的生活便可以維持到明春，那時他們又能够替別人穿打稻織布

了。

管家的忽然想到，兩立方碼三十戈貝的工資實在太貴了。他明白沒有人肯從早到晚把身體浸在爛泥裏的，要不是真已經餓得慌了；要真有這樣的人，自然不管什麼價錢都願意承受。於是他說：「二十戈貝好了。要不幹。那麼，去你的罷。」

這時候，沒有什麼錢可賺，田莊裏又有那麼許多人手，打稻，管機器是够了的。要任意挑選工作是不行的。這辦法發布之後，瓦勒竟自走到酒店去，着實喝它一場醉。第二天把他的妻子打了一頓，然後把她拖出去替他做工。

之後，他們每清早起一直到夜裏，不住地工作，挖成了六個立方碼。

黑夜真的從遠處逐漸移近了，遠遠的淺藍色的樹林已經逐漸昏黑，滲到灰色的陰暗裏了。水上的光也消盡了。那朝北立着的松樹的巨影，沿着新開的山地落到山頂上去。只有樹幹和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四散的光線反射到上面，又帶在半黑暗裏，荒涼的景物中間，光被屈折了，約略有點顫動，隨後便消失了。樹同灌木，都已失去了他們的光彩，自然的色澤夾雜着灰色的空間，看去正如描着奇異的輪廓的平面而完全黑色的東西。

濃霧在低處集攏來了，這樣做工的人全身都覺得冷透了。黑暗也像看不見的波浪蹣跚而來了，沿着山脚，把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澗和岩石的一切荒涼的景色，都收到他裏面去了。

當霧浪在會合的時候，只有一股霧氣——那是乳白色而且透明的，幾乎看不見——從泥

沼裏起來，一縷縷繞着灌木，滾成圓球，一個個在水面上滾。冷風把霧都趕到山谷中去了。等到完全勻平了，就像畫布上的一個面像似的。

「霧來了，」瓦爾卡瓦（即瓦勒的女稱）喃喃地說。這恰當黃昏時候，一切物象都在逐漸化成塵土和虛渺，灰黯的空虛罩滿大地，注視着人，壓抑着人的心，引起了無端的悲感。瓦爾卡瓦忽然感到恐懼。她的頭髮直豎起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那霧就像是一件活的怪物，悄悄地向她走來；它彷彿從她後面來，又退回去了，伏着等候，又更加兇悍地猛追上來。她的兩手因了冷濕，感到非常黏滑，冷氣刺進了皮膚，冷澈筋骨，她的喉嚨和胸口都像有什麼東西在抓着她。這時候她忽然記起了自己的孩子，中午以後她還沒有再見着。那時他正睡着。她把他鎖在一間異常冷靜的房裏，讓他睡在菩提樹的搖籃裏，用赤楊的枝條掛在梁上。然而現在怕正在叫喊，甚或噎着，哭着呢！母親一聽了那悲痛可憐的叫聲，正如聽到荒野中孤禽的鳴叫。這聲音老是停留在她的耳邊，刺激着她的神經，撕破了她的心。她整天沒有想到他，爲了苦工的挨摩已經把她的思想驅散了。真的，她的思想力幾已被消滅了；現在因了那黃昏時候所引起的想像，她竟又把思想集中，不覺把整個心放在那人類的一個小小份子身上了。

瓦勒把獨輪車推回來的時候，她便小心地問，「瓦勒，我好回去創完那些馬鈴薯麼？」
「什麼？」他隨便答道。

她知道他發脾氣是怎樣的？她知道他會抓着她的腋下，撮起整把的皮膚，死命地將她搖

了兩三下，便像丟石塊似的摔在蘆葦中間。她知道他會抓去她的包頭巾，把頭髮纏在手裏，惡狠狠地把她拖在路上走；又或一時性起——他會很快地從泥塘裏輪起鐵鏟，迎面劈來，不管有沒有劈着。

可是抑不住的憂慮，使她興奮，幾乎到了極端的苦楚，這就使她忘記了刑罰的恐怖了。她幾次想溜走，她只要逃下山谷，越過小河，然後穿過那一帶稻田樹林就得了。她鬚着身子，把爛泥裝上車子時，她的心早已溜到那一邊去了；像松鼠一樣奔跳，赤着腳在長滿荊棘和草莓的田裏走，她幾乎不覺得痛。那尖銳的石子刺痛了她的腳，也刺痛了她的心。她將走到自己的茅屋前，用木的鑰匙開了門門；屋裏的熱氣和使人納悶的空氣，迎面撲來；她立刻去抱住那搖籃：「瓦勒回到茅屋的時候，他會殺她，把她打死——但這又算得什麼呢？」

但瓦勒從霧裏出現的時候，她又重新怕着他的拳頭了。她又很卑怯地懇求他，雖然她明知他決不肯放她走的。她說：「孩子也許已經死在那裏了」。

他默不作聲，管自從肩上卸下獨輪車的帶子，走近他妻子的眼前，他頭略為一動，指着那木棒給她看：他們今天應該挖到什麼地方。他於是把鐵鏟鏟起爛泥，很快地裝進車裏去。他毫不思慮地管自做工，沒命地挖。他裝滿了一車便推着跑，跑走時對她說：「你也掛你的，你這樣懶畜生……」

她受了他這對孩子的讓步，這惡狠狠的好意，這冷酷的表情，彷彿受到一種愛撫。因為滴使他們倆一同去搬運，這工作或者會早點完功。她急忙模仿他的舉動，正如一隻猴子，鏟

着爛泥有從前四倍的快；她這時候工作，已經不是靠着自己的體力，而是靠着精神的維繫了。她的胸口在格格的前；眼前現出種種眩目的景色，她彷彿覺得要暈倒似的；一顆熱淚，滾入曉得的苦楚的淚，奪眶而出，落在冰冷黑臭的爛泥上。她每次把鏟子插下去，便昂起頭來，看看離木樁還有多遠。車子裝滿了，她趕快套上套子，跟着她男人沒命地奔跑。

霧升得很高了；它浸過蘆葦，罩在赤楊樹頂，成了一塊不動的牆。樹木在霧裏現出非常迷蒙，看去正如許多不定的顏色的塊子和大而不整齊的形象，排列在深谷裏就像是奇異的怪物似的。

他們俯下頭；他們的手一樣在動作；他們彎着身子幾乎到了地面……

獨輪車吱吱地叫着。霧，像注在水裏的牛乳一般，在漸漸暗黑的山中飄盪。

晚片低低地堆在天邊出現了，閃閃地把它微弱的光射到黑暗上面。

（方聞譯）

後記

編者

由於抗戰後文化中心的內移所形成的東南文壇的寂寞，在去年的五四我們創辦了十日談旬刊。但是這薄薄的頁葉既不能饜足飢饉的讀者的要求，也無法容納各作家所賜予的佳作。在各方面喊出「展開東南文藝運動」的呼聲之後，我們終於不揣力薄，決然地擴大篇幅，改出集叢。由於種種的故障，在一月里募集的第三輯稿件，一直延遲到六月底才和讀者見面。於是來了更多的鼓勵，更多的支持。我們順利地募集了第五輯，第六輯的稿件。而勝利的八月到來了。我們的稿件攔在印刷所里積上了灰塵。失去了八年的重負，正如突然看見了陽光，一時大家竟不知道該怎麼樣才好。一切都在旋轉，一切都在動盪，正如盪漾在周圍的空氣中的紙片和硫磺一樣。恰如衝破了水閘的洪流，一時失去了關攔，人們向久違的家園奔湧着。在這動亂後的大遷移中，出版界失去了讀者，失去了固定的書店。大家都在移動。我們的集叢實際上無法出版了。

由於對於募集在我們手里的稿件不願攔壓，更不願辜負歷來讀者和作者給與我們的支持和殷望，我們決定把這些有價值的作品按照性質分輯結集出版。我們希望這選輯比了集叢的

陣容更為精粹。這一集里所收的八個短篇雖然沒有什麼共同的地方，但其各別的价格和嚴謹的譯筆確也可向讀者推薦。我們尤其得感謝汝龍兄對本刊的愛護，他遠迢迢地從涪陵寄了這兩篇稿來，等到到達我們手中時，已滿紙水迹，纒糊難辦了。

冊四年十一月一日記

卷一

一

一